

吴越系铜剑研究

毛 波

(浙江省长兴县博物馆, 湖州 313100)

目 次

- 一 形制分析及年代推定
- 二 渊源及传播
- 三 相关问题研究
- 四 结语

吴越系铜剑主要指春秋中晚期以后各国普遍流行的厚格有箍有首及薄格圆茎有首铜剑,即林寿晋所称东周式铜剑的Ⅱ式、Ⅲ式剑^{〔1〕},及李伯谦所称的中原地区东周C型、D型铜剑^{〔2〕}。一般认为,这些类型的铜剑源于吴越地区^{〔3〕}。其早期形制的剑当然也应属吴越系铜剑。吴越地区在春秋晚期以前还存在一种茎上带扉耳的铜剑,也属吴越系铜剑范畴。吴越地区出土的少量其他型式的铜剑如扁茎剑(扁茎无格无首剑)不包括在吴越系铜剑内。

对于渊源于吴越地区的厚格有箍有首铜剑、薄格圆茎有首铜剑及扉耳铜剑,研究者使用过“吴越青铜剑”、“吴越系青铜剑”、“吴越剑”、“吴越式剑”等概念^{〔4〕},不过都没有明确定义,其外延有的与本文“吴越系铜剑”相同,有的仅指吴越地区所出的此类铜剑。

吴越系铜剑因其铸造精良和历史上曾广泛流行而为研究者所关注,迄今已有不少论著论及吴越系铜剑,其内容涉及形制分析、起源及演变、对吴越地区之外的影响、铸造技术、铭文考证等。目前,对吴越系铜剑研究的难点在于各型吴越系铜剑的起源及相互关系并不清楚,完整的吴越系铜剑发展演变序列尚未建立,早期吴越系铜剑的断代也存在较大分歧。

〔1〕 林寿晋:《东周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2〕 李伯谦:《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文物》1982年第1期。

〔3〕 吴越地区大致包括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北部。

〔4〕 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吴、越、楚铜剑》,《考古》1989年第1期;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1986年第4期;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25辑,2007年;朱华东:《吴越系青铜短剑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孙华:《古越阁藏先秦兵器札记三则》,《商周青铜兵器暨夫差剑特展论文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96年;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文物》2001年第4期;田伟:《试论两周时期的青铜剑》,《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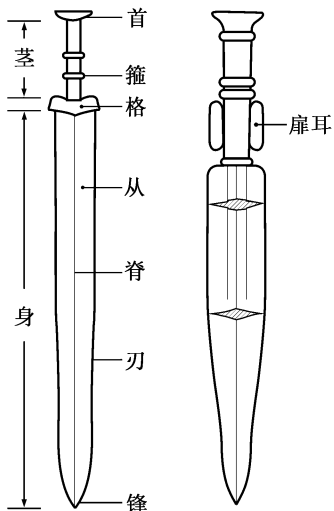
几十年来各地考古发掘及采集的吴越系铜剑数量达千件以上,但绝大部分的年代为战国时期。春秋晚期以前的吴越系铜剑数量较少,且多为非科学发掘出土,即使寥寥数件科学发掘出土品,其年代也多有争议,这也是目前吴越系铜剑研究的主要困难所在。

本文在全面收集吴越系铜剑的基础上,通过类型学研究,建立吴越系各型铜剑的发展演变序列,进而在科学发掘出土吴越系铜剑的基础上,推定铜剑的年代〔1〕,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 形制分析及年代推定

春秋晚期以后,吴越系铜剑的形制已基本定型。本文重点分析春秋晚期之前吴越系铜剑的发展演变。已发现的春秋晚期及更早的吴越系铜剑主要集中在吴越地区,因而本文所引用的材料也主要为吴越地区的出土材料。

本文将吴越系铜剑分成 A、B、C 三型, A 型为茎上带扉耳的铜剑, B 型为厚格有箍有首铜剑, C 型为薄格有首铜剑。吴越系剑各部位的名称见图一〔2〕。



图一 吴越系铜剑各部位名称示意图

(一) A 型铜剑形制分析及年代

关于吴越系 A 型剑的发展演变,肖梦龙、李学勤、孙华、朱华东、田伟等学者已有探索〔3〕。本文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 A 型剑的发展演变进行分析。

1. 形制分析 A 型铜剑,茎上有扉耳。依据其整体发展演变,可分八式。

I 式:1 件。剑身为前锐、后阔、尾弧收的尖叶形。柱状长茎前伸,直达剑身中部;茎上有扁鼓状凸箍。扉耳作风夸张。茎末端略外翻,微有首。茎、扉耳、两从有繁缛的纹饰。原台湾古越阁所藏“云雷纹有翼剑”,通长 19 厘米〔4〕(图版壹,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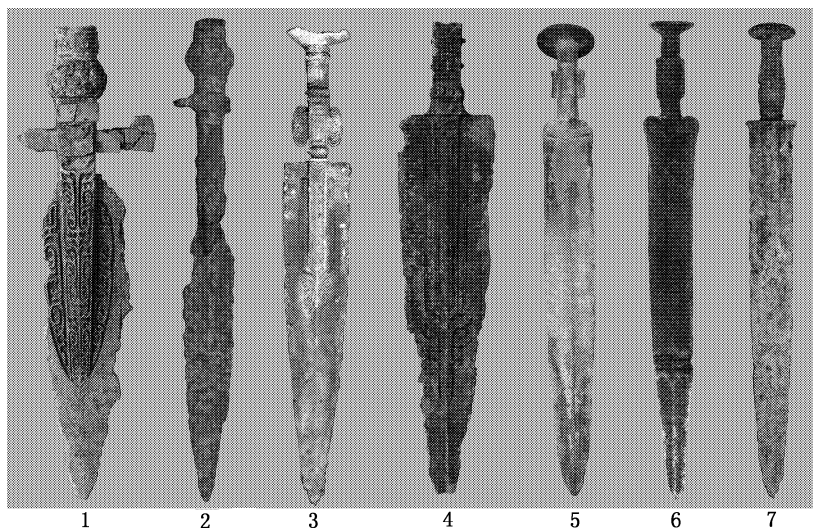
II 式:4 件。尖叶形剑身与 I 式剑近似。扉耳更为夸张。茎前段扁方,前伸成脊,茎、脊浑然一体,后段圆柱形较短。茎较 I 式剑变短,茎上扁鼓状凸箍也由两个变为一个,无首。茎、

〔1〕 本文讨论的历史年代范围采用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的说法,见氏著:《中国青铜器综论》,85、8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2〕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3〕 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1991 年第 2 期;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文物》1993 年第 4 期;孙华:《古越阁藏先秦兵器札记三则》,《商周青铜兵器暨夫差剑特展论文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96 年;朱华东:《吴越系青铜短剑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 年第 6 期;田伟:《试论两周时期的青铜剑》,《考古学报》2013 年第 4 期。

〔4〕 王振华:《古越阁藏商周青铜兵器》,186、187 页,古越阁,1993 年;南京博物院:《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86 页,南京出版社,2003 年。



图二 吴越系 A 型铜剑

1、2. II 式(杨府山土墩墓 M1 : 24 剑、梅屿山剑) 3、4. V 式(洋山 D3M1 : 4 剑、瑞安岱石山 M5 : 1 剑) 5—7. VII 式(镇江博物馆藏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剑、句容县农副产品公司收购剑、高淳废品站收购剑)

扉耳、脊、两从有繁缛的纹饰。浙江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出土的 M1 : 21 剑(图版壹,2)、M1 : 22 剑、M1 : 24 剑三件铜剑。三剑有不同程度残损,形制大致相似。M1 : 22 剑,脊、从纹饰区顶部较另两剑多一个纹饰单元。通长约 30 厘米(图版壹,3)。M1 : 24 剑通长 26.2 厘米^[1](图二,1)。浙江台州路桥梅屿山出土铜剑,剑身略残,扉耳大部残。通长 20 厘米^[2](图二,2)。

III 式:1 件。剑身各段的宽度差距较 I 式、II 式明显变小。条带状凸脊^[3]。茎上有三或四个环状小凸箍。扉耳较 I 式、II 式明显收敛。无首。茎、扉耳、脊、从等有繁缛的纹饰。浙江黄岩小人尖土墩墓出土铜剑,通长 24 厘米^[4](图版壹,4)。

IV 式:2 件。剑身已基本脱离尖叶状,最宽处约在中部,尾端略弧收。条带状凸脊。茎前扁方后圆形,茎上有三或四个小凸箍。扉耳较 III 式剑有所收敛。出现了明显的剑首。茎、箍、脊、从等处有纹饰。浙江长兴 4 号剑(铜 049),通长 28.1、茎长 8.4 厘米(图版壹,5)^[5]。江苏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瓯海区文博馆:《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11 期。

[2] 张响:《台州路桥区梅屿山商周文化遗存初探》,《东方博物》第 45 辑,2012 年。本文所用图片由路桥区博物馆提供。

[3] 条带状凸脊的特征为:两从垂直下陷,脊部呈条带状凸起;其宽度与茎前端大致相等,似茎部的延伸。一般仅存在于剑身中后部,前部渐变为棱脊。条带状凸脊的具体形态又分两类,一类是条带状凸脊本身又有棱脊线,此类占大多数;另一类是条带状凸脊完全平直,无凸起的棱脊线。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岩市博物馆:《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 年。图片采自陈友池:《路桥文物》,9 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年。

[5] 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吴、越、楚铜剑》,《考古》1989 年第 1 期。本文所列长兴的铜剑编号皆依夏文,铜剑的相关数据、照片皆为笔者测量和拍摄。下文不再注明。

丹阳凤山乡石臼湖畔出土铜剑, 通长 31.5 厘米^[1](图版壹, 6)。

V 式: 6 件。剑体更长。最宽处在中部或尾部, 尾端微弧近直角或直角转折。条带状凸脊。茎前扁方后圆形, 茎上一般有四个小凸箍。扉耳较 IV 式剑进一步收敛。茎、脊、从多有纹饰, 脊上多见重环纹。长兴 3 号剑(铜 013), 通长 35.8、茎长 8 厘米(图版壹, 7)。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群洋山 D3M1: 4 剑^[2](图二, 3)。江苏金坛废品站拣选铜剑, 通长 30.5 厘米(图版壹, 8)^[3]。浙江瑞安岱石山 M5: 1 剑, 残长 22 厘米^[4](图二, 4)。福建闽侯出土铜剑, 茎上饰精细的雷纹, 残长 15 厘米^[5]。福建崇安县出土铜剑, 残长约 42 厘米^[6](图三, 1)。

VI 式: 3 件。剑身最宽处约在中部。条带状凸脊变浅、变短, 甚至变成棱脊加两条棱线。茎前扁方后圆形, 茎上凸箍略有痕迹或完全消失。扉耳形态演变成茎侧的一段凸棱。无纹饰。部分 VI 式剑上出现了薄格。长兴 5 号剑, 通长 35.2、茎长 8.5 厘米(图版壹, 9)。长兴 7 号剑, 薄格, 朝茎处略外弧, 截面呈枣核形。通长 33.4、茎长 7.8 厘米(图版壹, 10)。江苏吴县石公乡消夏湾水域出土铜剑(下文简称吴县消夏湾剑), 薄格, 棱脊突出如线状, 近茎处棱脊两侧各有一条 8 厘米长的棱线。通长 39.5、茎长 9.3 厘米^[7](图版壹, 11)。

VII 式: 9 件。剑身中、后部基本等宽, 尖缓收, 部分束腰, 总体上较 V 式和 VI 式略有加宽。部分为退化的条带状凸脊, 部分为棱脊。薄格或厚格, 薄格剑的薄格截面形态一般介于枣核形与菱形之间。茎部前扁后圆, 后部圆柱形部分大多较短。扉耳形态大致与 VI 式同, 有的更为退化。大多无纹饰。镇江博物馆藏丹徒大港烟墩山(砖瓦厂)出土铜剑, 棱脊, 厚格。通长 35.5、剑身长 26.3 厘米^[8](图二, 5)。镇江博物馆藏句容县农副产品公司收购铜剑, 棱脊, 厚格。通

[1] 《高淳文物志》编纂委员会:《高淳文物志》, 137、138 页, 南京出版社, 2012 年。

[2]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2007 年第 7 期。管九村土墩墓群出土有铜短剑至少 4 件, 仅公布洋山 D3M1: 4 剑的照片。《越魂闽魄: 古越族文物精品特展》(福建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中公布其中一件的清晰照片及尺寸, 形制与洋山 D3M1: 4 剑相似, 但无编号, 未知是否为同一件。目前该土墩墓群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据报道, 这批“铜短剑”形制大致相同, 通长约 35 厘米左右。另外洋山 D1M1 出土 1 件“铜匕首”, 形制不详。

[3]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 图六,《东方博物》第 49 辑, 2013 年。镇江地区出土的铜剑, 肖梦龙《镇江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兼谈江南吴器的地方特色》(《东南文化》1988 年第 5 期)、《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1991 年第 2 期)收录较多,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一文介绍更为详细, 且有彩图, 有关镇江地区出土的铜剑, 本文主要采用王玲文中的资料。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瑞安市文博馆:《浙南石棚墓调查发掘报告》, 45 页, 文物出版社, 2014 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长征出版社, 1997 年。据该剑的线图及照片, 残茎两侧有对称的两对凸起, 应是扉耳的残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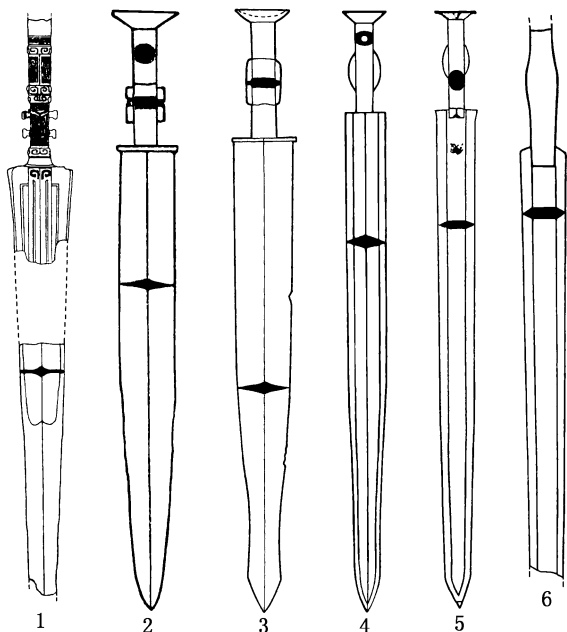
[5] 曾凡:《南福铁路工程中福州附近的考古发现》,《考古通讯》1958 年第 1 期。另见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考古工作概况》, 图一,《考古》1959 年第 11 期。

[6]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考古学报》1990 年第 4 期; 崇安县文化馆:《福建崇安县出土东周青铜剑》,《考古》1987 年第 3 期。该剑“(茎)有两对对称栓眼于铸棱处突出”(《福建崇安县出土东周青铜剑》), 应为扉耳残痕。

[7]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1986 年第 4 期。照片由苏州吴中区文管会提供。

[8]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 图四,《东方博物》第 49 辑, 2013 年。

长 42.1、剑身長 33.6 厘米^[1](图二, 6)。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站收购铜剑, 条带状凸脊退化, 薄格。扉耳有月牙形棱边。通长 36.1、剑身長 28.5 厘米^[2](图二, 7)。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土产公司废品库收购铜剑, 薄格, 中脊凸起呈窄长条状并纵贯剑身, 扉耳有月牙形棱边。通长 38.6、剑身長 30.6 厘米^[3](图四, 1)。江苏溧水柘塘出土铜剑, 棱脊, 薄格。残长 34.3、茎长 8.4 厘米^[4](图版壹, 12)。山东海阳郭城镇出土铜剑, 棱脊, 两侧饰突起的鱼刺纹, 刃棱。通长 46.8、茎长 7.2 厘米^[5](图版贰, 1)。江苏丹阳神河头遗址 K12: 1 剑, 剑身中部起脊, 近格处另起两阳线, 对称分布于剑脊两侧。通长 47.6 厘米^[6](图版贰, 2)。南京江宁出土铜剑, 棱脊。通长



图三 吴越系 A 型铜剑

1. V 式(崇安剑) 2, 3. VII 式(南京江宁剑、当涂 0296 剑) 4-6. VIII 式(绍兴 178 剑、吴县白浮山剑、政和九战丘遗址剑)

33.2 厘米^[7](图三, 2)。安徽当涂 0296 剑, 棱脊。通长 41.4、茎长 8.8 厘米^[8](图三, 3)。

VIII 式: 5 件。剑身近等宽, 前部略束。多为平脊。无格。圆柱形或扁圆形茎, 茎侧有新月形扉耳。浙江义乌佛堂镇杨宅村拦水坝工地出土铜剑, 通长 46 厘米^[9](图四, 2)。浙江余杭径山镇采集铜剑, 平脊。通长 48 厘米^[10](图版贰, 3)。浙江绍兴 178 剑, 棱脊。通长 40.4 厘

[1]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五,《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图片采自肖梦龙:《吴干之剑研究》,112 页,图版四,《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 年。按:经王玲证实,两处为同一件。

[2]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七,《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3] 杨正宏、肖梦龙:《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191 页,文物出版社,2008 年。该剑即《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中图八剑(已修复)。

[4] 溧水县文化局:《溧水文物集粹》,134 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按:《溧水文物集粹》中明确介绍此剑“茎上两侧有扉棱”,但图片中扉耳不清晰。

[5] 滕鸿儒、高京平:《山东海阳郭城镇出土战国青铜器》,《文物》1994 年第 3 期。照片由海阳市博物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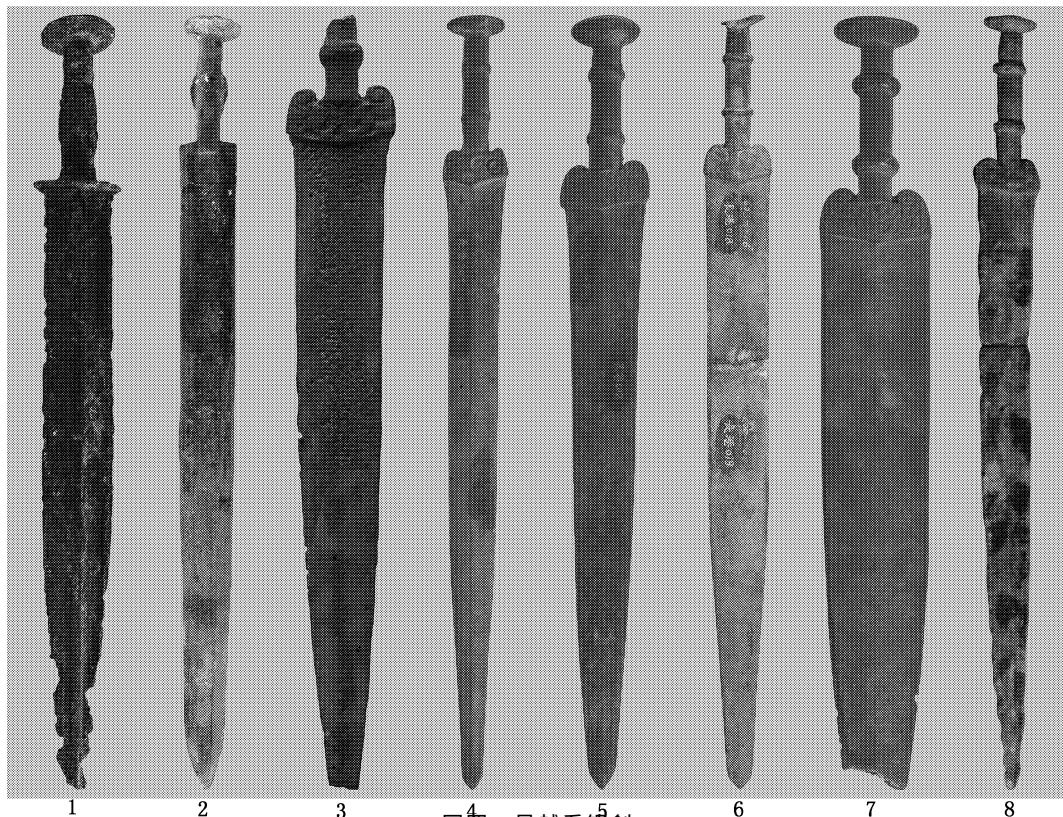
[6] 南京博物院、丹阳市文化局:《江苏丹阳神河头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0 年第 5 期。照片由南京博物院提供。

[7] 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图六:14,《考古学报》1991 年第 2 期。从线图看,该剑茎部特征更为接近 A 型 VI 式剑;剑身前部略宽、棱脊的特征更接近 A 型 VII 式;重要的格部截面形态不详,据线图似更近于菱形。暂归入 A 型 VII 式。

[8]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2007 年。该剑属文中皖南剑的 Ab 型;A 型剑有特征“扁茎,剖面一般呈椭圆形,靠近剑首处鼓起,近似圆柱形实茎”。

[9] 吴高彬主编:《义乌文物精粹》,132 页,文物出版社,2003 年。

[10]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考古余杭——先秦时期》,87 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 年。



图四 吴越系铜剑

1. A 型Ⅶ式(高淳土产公司废品库收购剑) 2. A 型Ⅶ式(义乌佛堂剑) 3. B 型Ⅴ式(玉环剑) 4-8. B 型Ⅵ式(长兴 21 号剑、长兴 15 号剑、长兴 16 号剑、长兴 12 号剑、屯溪 M8 剑)

米^[1](图三,4)。江苏吴县太湖乡白浮山水域出土铜剑,通长 51.5、茎长 8.7 厘米^[2](图三,5)。福建政和铁山九战丘遗址出土铜剑,残长 32.4 厘米^[3](图三,6)。

2. 各式特征 I 式形制最为接近吴城遗址正塘山剑(详下文),其年代也应最早。II 式较 I 式主要的变化有二:一是茎前段扁方,前伸成脊,茎、脊浑然一体,这是相对较晚的特征;二是无首。另外杨府山 M1:22 剑脊、从纹饰的上部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纹饰单元,这也是相对较晚的特征。因此 II 式较 I 式年代晚。III 式剑身各段的宽度差距较 I 式、II 式明显变小,不见扁鼓状凸箍,代之以环状小凸箍,扉耳较 I 式、II 式明显收敛,这些都是相对较晚的特征,其年代应较 II 式晚。IV 式剑身已基本脱离尖叶状,尾端略弧收,扉耳较 III 式又有所收敛,出现了明显的剑首。V 式较前几式形体更长。长兴 3 号剑的剑身形制与 IV 式剑基本相同,但尾端微弧近直角转折,其扉耳较 IV 式进一步收敛,年代应较 IV 式晚。管九剑(洋山 D3M1:4)的扉耳较

[1] 彭云:《绍兴出土越国青铜剑及其演变》,《东南文化》1992 年第 6 期。

[2]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1986 年第 4 期。

[3]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图三:9,《考古学报》1990 年第 4 期。结合该剑线图和照片判断,其“茎中部隆起”应为新月形扉耳。

长兴3号剑发达,近于Ⅳ式甚至Ⅲ式,是相对较早的特征;而其剑首较长兴3号剑发达,尾部呈规整的直角转折,纹饰总体简化,又是相对较晚的特征。综合来看,管九剑(洋山 D3M1:4)大致与长兴3号剑同时。瑞安岱石山 M5:1 剑、崇安剑的形制、纹饰与管九剑相似,应大致同时。金坛废品站拣选剑除无纹饰外,与长兴3号剑十分相似,也应大致同时。总体上看,Ⅴ式应晚于Ⅳ式。Ⅵ式的扉耳剑特征如条带状凸脊、扉耳、茎上凸箍、纹饰等方面呈退化之势,且出现新的因素——薄格,故Ⅵ式应晚于Ⅴ式。Ⅶ式剑身形制有较大发展,中后部基本等宽,前部总体上略有加宽。茎部前扁后圆且后圆部分缩短,这应是前扁后圆特征进一步退化的表现,故Ⅶ式晚于Ⅵ式。Ⅷ式的剑身前部仅略窄于中后部,且略束腰,与常见的春秋晚期及战国剑基本相同。Ⅷ式有无格和新月形扉耳两个特征。大多平脊,圆茎,其茎部已不见前扁后圆的特征,最长可达51.5厘米。这应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晚的A型剑。

A型剑的身、脊、茎、扉耳、凸箍、首、纹饰等发展演变的脉络基本清楚。剑身从前锐后阔尾弧收的尖叶形,到中后部大致等宽,最宽约在中部,前部明显相对较狭,至中后部基本等宽,前部略窄且略束腰,尾部由弧收渐变为直角折收。剑脊由圆柱形脊变为条带状凸脊,进而渐退化。剑茎由圆柱形变成前扁方、后圆柱形,进而后圆柱形部分缩短,再到圆柱形。扉耳从作风夸张,转而渐收敛,进而退化至新月形棱边。茎上凸箍由扁鼓状变成环状,继而退化、消失。剑首从微有首到无首,再到逐渐成熟的首。纹饰大致从繁缛到简化,进而消失。

A型剑的典型特征是条带状凸脊,无格,茎前部扁方、两侧有扉耳、后部圆柱形,茎上有凸箍,有繁缛的纹饰。

通过对A型剑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将A型剑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期。Ⅰ式至Ⅲ式为早期。剑身基本为尖叶形,扉耳作风夸张,微有首或无首,通长约在20—30厘米。总体还保留有较浓重的矛的痕迹。Ⅳ式至Ⅴ式为中期。剑身中后部大致等宽,最宽约在中部,前部相对较狭。茎部前扁方、后圆柱形,间以环状小凸箍,扉耳作风收敛。剑首成熟。通长多在28—36厘米。本期A型剑发展至成熟定型。Ⅵ式至Ⅷ式为晚期阶段。A型剑的各典型特征皆呈退化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较普遍地出现了B型剑和C型剑的特征,基本丧失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

3. A型剑年代 本文所述A型剑多为非科学发掘品,科学发掘出土的仅有瓯海杨府山土墩墓、黄岩小人尖土墩墓、瑞安岱石山 M5、管九村土墩墓群、丹阳神河头遗址等数件铜剑^{〔1〕}。目前学术界对江南土墩墓的断代还有分歧,这些科学发掘出土铜剑的年代也有争议。一般认为,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的厚格有箍剑和薄格圆茎剑源于吴越系铜剑,因而没有中原地区的同类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瓯海区文保馆:《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岩市博物馆:《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2007年第7期;南京博物院、丹阳市文化局:《江苏丹阳神河头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0年第5期。

器物可供参考。早期吴越系铜剑的年代只能依据科学发掘出土的铜剑,在此基础上推定其他各式剑的大致年代。

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有学者定为商周之际,不晚于西周早期^[1]。其说可从。我们将 A 型 II 式剑定为商周之际。

瑞安岱石山 M5 的年代,原报告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2],其说可从。瑞安岱石山 M5 剑属 A 型 V 式,同式中还有长兴 3 号剑、管九剑(洋山 D3M1:4)。长兴 3 号剑的中脊饰重环纹,其余两剑中脊的纹饰类似重环纹,而重环纹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洋山 D3M1 的年代为西周时期^[3]。因此我们将 A 型 V 式剑的年代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A 型 VIII 式剑,除去残存的新月形扉耳和无格特征外,与一般的春秋晚期剑基本相同,其年代最接近春秋晚期。目前科学发掘出土的春秋晚期及战国铜剑尚未发现带新月形扉耳的,年代明确的春秋晚期特别是春秋晚期偏早阶段的吴越系铜剑并不多,还无法排除春秋晚期存在新月形扉耳铜剑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推测,A 型 VIII 式剑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偏早。

A 型 I 式剑早于 A 型 II 式,晚于正塘山剑,正塘山剑的年代为吴城二期^[4],约当殷墟早中期,则 A 型 I 式剑的年代可推定为商末。那么,A 型剑各式的年代为,A 型 I 式属商末,A 型 II 式属商周之际,A 型 III 式属西周早中期,A 型 IV 式属西周中期,A 型 V 式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A 型 VI 式属春秋早期,A 型 VII 式属春秋中期偏早,A 型 VIII 式属春秋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偏早。

4. 相关问题讨论 屯溪土墩墓群 M3 所出两剑与 A 型剑发展序列对比及年代值得讨论。屯溪 M3:0101/2 剑,条带状凸脊,厚格,茎上仅有一箍,脊、从饰云雷纹。通长 36、茎长 8 厘米(图五,2)。屯溪 M3:0102/2 剑,棱脊,厚格,圆柱茎上有三箍,茎上有一对扉耳。箍和扉耳上均有纹饰。通长 34.3、茎长 8.8 厘米^[5](图五,1)。两剑的剑身、剑格、剑首形制相似,应大致同时。从两剑通长看,两者应晚于 A 型 IV 式,与 A 型 V 式、A 型 VI 式相当。剑身最宽处约在中部,前部明显狭窄,总体上与 A 型 V 式、A 型 VI 式近似。屯溪 M3:0101/2 剑的脊、从纹饰与 A 型 IV 式、A 型 V 式相近。屯溪 M3:0102/2 剑的扉耳较为发达,形态介于 A 型 III 式、A 型 IV 式之间。剑茎上有三凸箍,此特征早于 A 型 VI 式。两剑的剑首明显较 A 型 IV 式成熟,也较 A 型 V 式中的长兴 3 号剑、江苏金坛剑成熟,大约与 A 型 V 式中的管九剑(洋山 D3M1:4)相近,其特征应晚于 A 型 IV 式。综合来看,屯溪 M3 两剑最接近 A 型 V 式至 A 型 VI 式,年代约在西

[1] 彭适凡、孙一鸣:《浙江温州市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2011 年第 9 期;郎剑锋:《吴越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研究》,50 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付琳:《江南地区两周时期墓葬研究》,117 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2]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30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付琳:《江南地区两周时期墓葬研究》,117 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3]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2007 年第 7 期。

[4] 江西省清江县博物馆:《吴城商代遗址新发现的青铜兵器》,《文物》1980 年第 8 期。

[5] 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22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年。

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二) B型铜剑的形制及年代

1. 形制分析 B型铜剑一般为棱脊,圆柱形茎,茎上大多有两凸箍,喇叭形首。依据其整体特征,可分九式。

I式:1件。剑身近三角形,略收锋。格两侧无朝茎方向的凸起,格与剑身交界线为直线。圆茎中空,茎上有略粗的凸箍。无首。湖州市博物馆藏短剑,通长 18.5 厘米^[1](图版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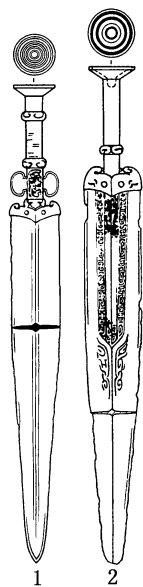
II式:2件。剑身近三角形,有的中部略有外弧,格与剑身交界线为直线,剑茎上凸箍加粗,呈扁鼓状凸箍,出现了尚不成熟的剑首。格、茎、凸箍饰有繁缛的云雷纹等。长兴1号剑(长港008),格两侧向后的凸起明显,茎前侧一段(约1.8厘米)宽扁束腰似箍。通长 21.6、茎长 7 厘米(图版贰,5)。浙江余杭瓶窑镇西中村采集铜剑,棱脊,格两侧无向后的凸起,近格处另有一相对较小的凸箍。通长 17.5 厘米^[2](图版贰,6)。

III式:1件。剑身最宽处约在中部,格与剑身交界线为直线,格两侧向后的凸起明显,茎上有三个环状小凸箍,首近于II式。茎、格、从饰云雷纹。浙江绍兴县漓渚镇洞桥村横路畈出土铜剑,通长 21.6 厘米^[3](图版贰,7)。

IV式:1件。长度明显增加。剑身最宽在尾部,中后部近等宽,微内收,格与剑身的交界线从直线变为尖凸,格部两侧向后的凸起基本与III式相同,茎上有两凸箍。剑首更大,出现了较为简单的同心圆纹饰。格、茎上饰兽面纹或变形兽面纹。长兴2号剑(长港084),前鄂明显收狭,隆脊无棱。首面饰三周凹线同心圆。出土时剑身弯折为三段。通长 31、茎长 7.5 厘米(图版贰,8)。

V式:2件。剑身最宽处在尾部,剑身中后部略内收,前鄂收狭明显。格饰兽面纹,格两侧的向后凸起近似于II式、III式、IV式剑。长兴14号剑(长港011),近格处有紧挨的两凸箍。通长 34、茎长 7.5 厘米(图版贰,9)。浙江玉环玉城街道青村出土铜剑,茎上有一略粗的凸箍。残长 27 厘米^[4](图四,3)。

VI式:9件。剑身最宽处在尾部,中后部略内收;前部相对较狭,格两侧向后的凸起仅略后凸,格大多饰兽面纹,风格与前两式有别,两凸箍间距明显大于箍(近首一箍)首间距和箍(近格



图五 屯溪

M3 出土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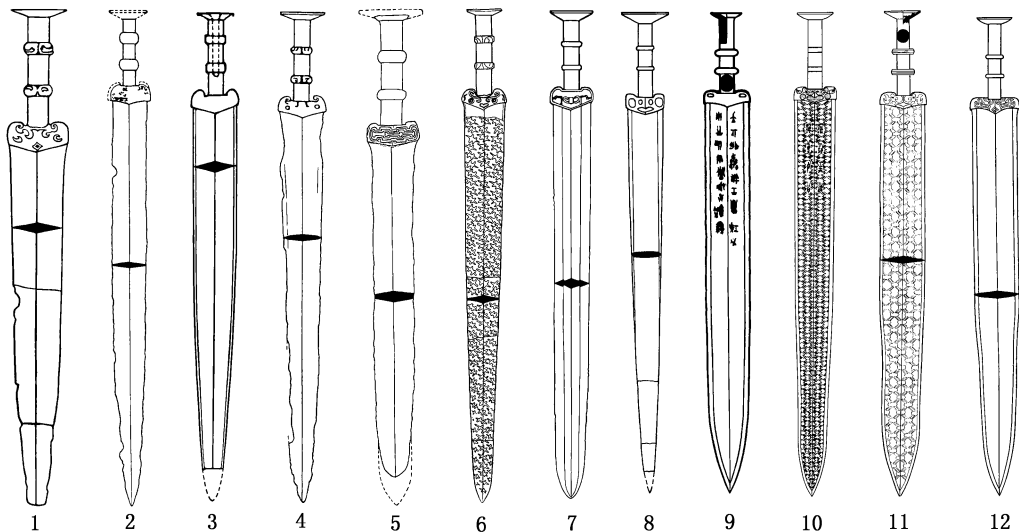
1. 屯溪 M3 :
0102/2 2. 屯
溪 M3 : 0101/2

[1] 该剑于 1974 年由湖州市废品仓库提供给市博物馆,相关资料由湖州市博物馆提供。

[2]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文物精萃》,191 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年。线图见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考古余杭——先秦时期》,64 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 年。

[3] 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绍兴文物志》,279 页,中华书局,2006 年。照片由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提供。

[4] 李枝霞:《玉环文物概览》,247 页,文物出版社,2011 年;台州市文管会、玉环县文管会:《浙江玉环岛发现的古文化遗存》,《考古》1996 年第 5 期。图片由玉环文管办提供。



图六 吴越系 B 型铜剑

1. VI 式(苏州漕河剑) 2、3. VII 式(屯溪 M4 剑、吴县剑) 4—8. VIII 式(屯溪 M7 剑、繁昌 1078 剑、铜陵 A188 剑、铜陵 A79 剑、铜陵 A128 剑) 9—12. IX 式(诸樊之子剑、越王勾践剑、新泰周家庄 M2: 24 剑、江陵雨台山 M253: 2 剑)

一箍)格间距,前者一般约是后者的两倍。长兴 22 号剑(长港 015), 通长 31. 3、茎长 5. 7 厘米(图版贰, 10)。长兴 13 号剑(长港 010), 残长 35. 3、茎长 6. 1 厘米(图版贰, 11)。长兴 21 号剑(长港 003), 通长 39. 5、茎长 5. 9 厘米(图四, 4)。长兴 15 号剑(长港 012), 通长 33. 4、茎长 5. 4 厘米(图四, 5)。长兴 16 号剑(长港 018), 通长 40. 5、茎长 6. 6 厘米(图四, 6)。长兴 12 号剑(长港 009), 残长 30. 3、茎长 6. 5 厘米(图四, 7)。屯溪 M8: 1 剑, 通长 35. 5、茎长 6. 6 厘米^[1](图四, 8)。浙江德清县上柏联丰出土铜剑, 通长 34. 9 厘米^[2](图版贰, 12)。苏州漕河出土铜剑, 残长 28. 4、身长 22. 1 厘米^[3](图六, 1)。

VII 式: 12 件。长度有所增加。剑身中后部大多微内收, 但内弧不明显, 近等宽, 部分剑身前部略有加宽, 茎上两凸箍间距较 VI 式缩短, 但仍大于箍首间距。安徽郎溪土墩墓 M4 出土铜剑, 残长 30. 2 厘米^[4](图版叁, 1)。浙江嵊州屠家埠三聚潭江中挖沙时出土铜剑(下文简称嵊州三聚潭剑), 平脊。残长 42 厘米^[5](图版叁, 2)。浙江丽水双黄乡出土铜剑, 通长 39 厘米^[6](图版叁, 3)。浙江宁波鄞县出土铜剑, 通长 40、身长 33. 5 厘米^[7](图七, 1)。江苏溧阳

[1] 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 63 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2] 浙江省博物馆:《越地范金》, 74 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9 年。图片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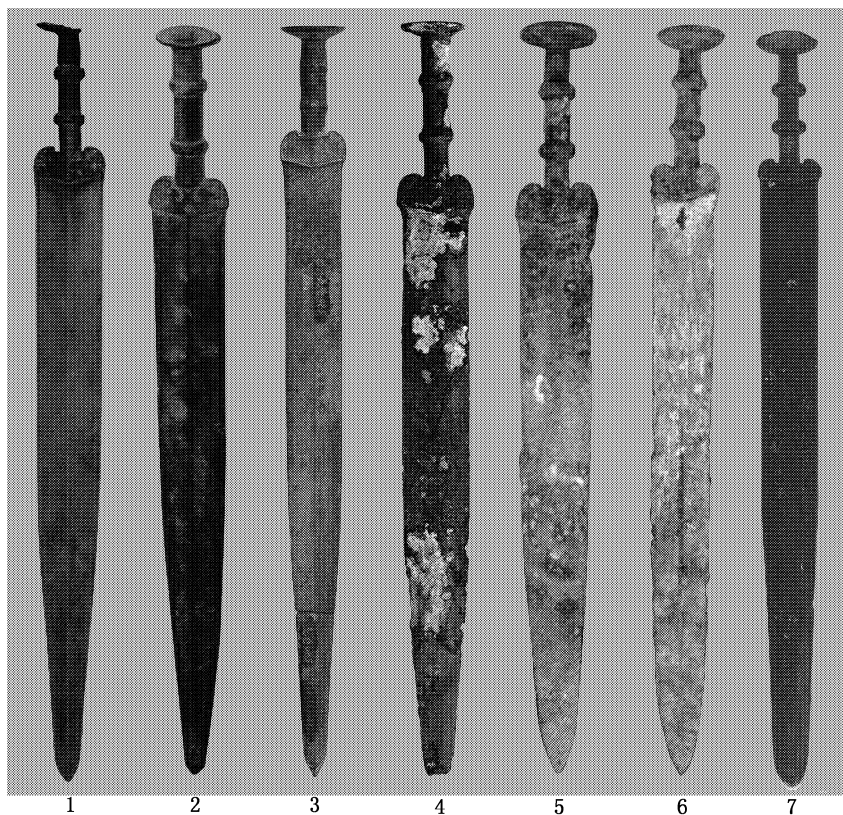
[3] 勤德:《江苏吴县发现东周时期青铜剑》,《东南文化》1987 年第 2 期。

[4] 宋永祥:《郎溪土墩墓初探》,《文物研究》第 2 期, 1986 年。照片由郎溪县博物馆提供。

[5] 相关资料由嵊州市文管处提供。

[6] 卢春中、王文杰、赵志伟:《丽水文物精华》, 5 页, 西泠印社, 2000 年。

[7] 涂师平、范光花:《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述略》,《东方博物》第 52 辑, 2014 年。



图七 吴越系 B 型铜剑

1—6. Ⅶ式(宁波鄞县剑、溧阳长荡湖剑、长兴 23 号剑、嘉兴大桥高地遗址剑、高淳下大路剑、高淳废品站收购剑) 7. Ⅷ式(慈溪彭东剑)

长荡湖内出土铜剑, 通长 40.2 厘米^[1](图七, 2)。长兴 23 号剑(长港 085), 通长 45.9、茎长 6.1 厘米(图七, 3)。浙江嘉兴大桥高地遗址出土铜剑, 残长 33.8、茎长 6.8 厘米^[2](图七, 4)。江苏高淳下大路出土铜剑, 残长 31.2 厘米^[3](图七, 5)。江苏高淳废品站收购铜剑, 残长 29.1 厘米^[4](图七, 6)。屯溪 M4: 211/2 剑, 通长 45.8、茎长 6.7 厘米^[5](图六, 2)。江苏吴县出土铜剑, 残长 41.2、茎长 9 厘米^[6](图六, 3)。福建武平十方镇出土铜剑^[7]。

Ⅷ式: 25 件。剑身中后部近等宽, 前部较Ⅶ式明显加宽, 但总体上仍较中后部略窄, 多微有束腰, 一般不见有刃棱, 茎上两箍间距大致相等, 或略小于箍首间距。苏州吴江菀坪

[1]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二十,《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2] 嘉兴市文化局:《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集·器物卷》,99 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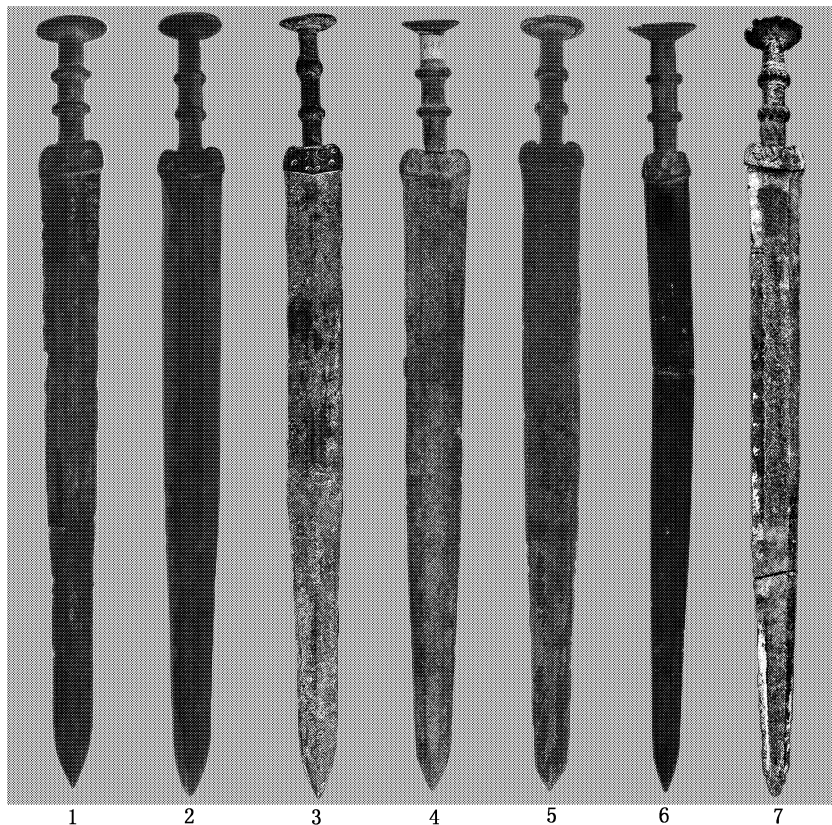
[3]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八,《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4]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九,《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5] 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54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年。

[6]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1986 年第 4 期。

[7]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图三:7,《考古学报》1990 年第 4 期。



图八 吴越系 B 型铜剑

1—7. Ⅷ式(长兴 18 号剑、长兴 19 号剑、台湾龚钦龙藏兽面纹剑、长兴 11 号剑、慈溪石堰剑、海宁长水塘剑、苏州横塘剑)

东太湖边出土铜剑，通长 38.3 厘米^{〔1〕}（图版叁，4）。苏州洞庭公社正东大队五小队出土铜剑，通长 45.9 厘米^{〔2〕}（图版叁，5）。长兴 17 号剑（长港 028），通长 39.5、茎长 6.4 厘米（图版叁，6）。长兴 9 号剑（洪港 003），平脊。通长 41.3、茎长 5.7 厘米（图版叁，7）。江苏句容东山角赤山湖总河出土铜剑，通长 52.3、茎长 6.9 厘米^{〔3〕}（图版叁，8）。浙江慈溪彭东公社乾炳大队出土铜剑，通长 34.5 厘米^{〔4〕}（图七，7）。长兴 18 号剑（长港 086），通长 34、茎长 5.1 厘米（图八，1）。长兴 19 号剑（龙溪 012），通长 38.7、茎长 6.4 厘米（图八，2）。台湾龚钦龙藏兽面纹铜剑，通长 49、茎长 8.1 厘米^{〔5〕}（图八，3）。长兴 11 号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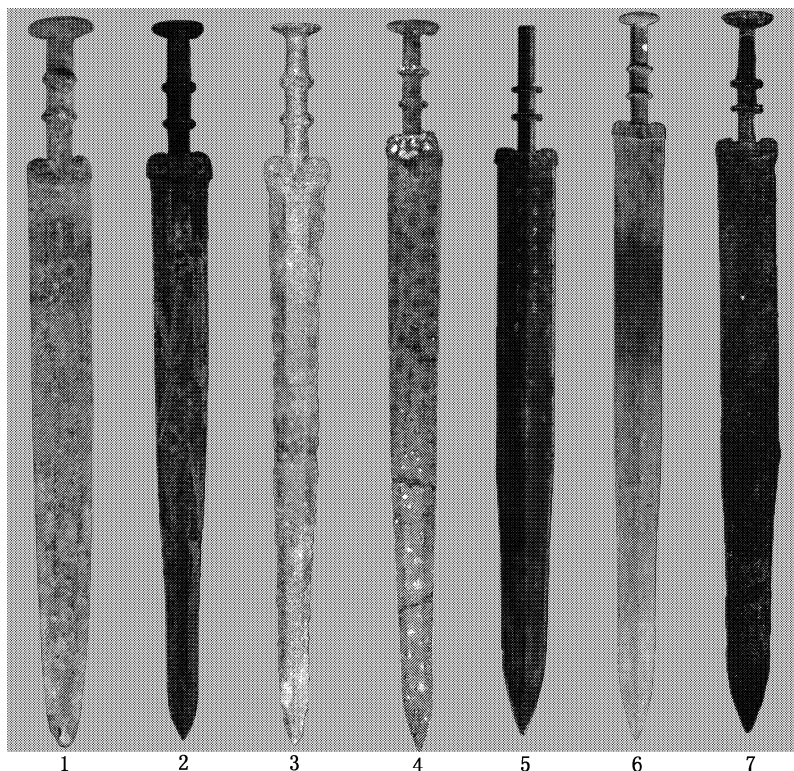
〔1〕 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藏出土文物》，119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

〔2〕 姚晨辰、王振：《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藏吴越青铜剑集萃》，《荣宝斋》2015 年第 5 期。

〔3〕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二十二，《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图片采自杨正宏、肖梦龙：《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193 页，文物出版社，2008 年。

〔4〕 慈溪市博物馆：《慈溪遗珍：慈溪市博物馆典藏选集》，113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

〔5〕 南京博物院：《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124、125 页，南京出版社，2003 年。



图九 吴越系 B 型铜剑

1—3. Ⅷ式(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站收购剑、者差其余剑、大田曹昆仑剑) 4—7. Ⅸ式(桐柏月河 M1 北坑: 3 剑、吴王光剑、越王丁北古、洛阳中州路 M2729: 20 剑)

(铜 048), 平脊。通长 33.2、茎长 5.2 厘米(图八, 4)。浙江慈溪石堰公社湖西门大队出土铜剑, 平脊。通长 47.5 厘米^[1](图八, 5)。浙江海宁长水塘采集铜剑, 平脊。通长 33 厘米^[2](图八, 6)。苏州横塘公社采石场出土铜剑, 平脊。通长 44.6 厘米^[3](图八, 7)。江苏武进淹城遗址出土铜剑, 平脊。通长 40.4 厘米^[4](图版叁, 9)。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站收购铜剑, 平脊。通长 39.5、剑身长 30.7 厘米^[5](图九, 1)。苏州博物馆藏者差其余剑, 平脊。通长 39.8 厘米^[6](图九, 2)。福建大田曹昆仑剑, 平脊^[7](图九, 3)。屯溪 M7: 1 剑, 通长 40、茎长 7 厘

[1] 慈溪市博物馆:《慈溪遗珍: 慈溪市博物馆典藏选集》, 113 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

[2] 相关资料由海宁市博物馆提供。

[3] 姚晨辰、王振:《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藏吴越青铜剑集萃》,《荣宝斋》2015 年第 5 期。

[4] 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淹城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淹城博物馆:《淹城: 1958—2000 年考古发掘报告》, 彩版二五,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通长数据来自赵玉泉:《武进县淹城遗址出土春秋文物》,《东南文化》1989 年 Z1 期。承《淹城: 1958—2000 年考古发掘报告》相关编者告知, 报告中该剑的描述及线图有误, 彩图正确。

[5]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 图二,《东方博物》第 49 辑, 2013 年。

[6] 苏州博物馆:《吴钩重辉: 苏州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兵器》, 78、79 页, 文物出版社, 2014 年。

[7]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 图版贰: 7,《考古学报》1990 年第 4 期。

米^[1] (图六, 4)。安徽繁昌 1078 剑, 残长 28.4、茎长 6.7 厘米^[2] (图六, 5)。安徽铜陵 A188 剑, 通长 44.6、茎长 7.8 厘米^[3] (图六, 6)。安徽铜陵 A79 剑, 通长 45、茎长 7.2 厘米^[4] (图六, 7)。安徽铜陵 A128 剑, 平脊。残长 39.6、茎长 7 厘米^[5] (图六, 8)。湖北郧县乔家院 M4: 23 剑, 平脊。残长 22.3 厘米^[6]。福建建阳徐市、武平集贤出土铜剑^[7]。河南西华征集铜剑, 通长 39 厘米^[8], 该剑因图片不清晰, 大致可归入Ⅷ式或Ⅸ式。

Ⅸ式: 10 件。剑身中后部近等宽, 前部一般有较为明显的束腰, 其总体宽度与中后部相差甚微, 刃棱较为常见, 茎上两凸箍间距明显小于箍首间距, 凸箍一般较早期各式明显高凸而扁薄。吴王夫差剑, 通长 58.3、茎长 9.4 厘米^[9] (图版叁, 10)。桐柏月河 M1 北坑: 3 剑, 通长 50、茎长 7.5 厘米^[10] (图九, 4)。吴王光剑, 残长 54 厘米^[11] (图九, 5)。越王州句剑, 通长 56.2 厘米^[12] (图版叁, 11)。越王丁北古剑, 通长约 64、茎长 9.6 厘米^[13] (图九, 6)。洛阳中州路 M2729: 20 剑, 通长 59 厘米^[14] (图九, 7)。诸樊之子剑, 通长 48、茎长 7.6 厘米^[15] (图六, 9)。越王勾践剑, 通长 55.6、茎长 7.9 厘米^[16] (图六, 10)。山东新泰周家庄 M2: 24 剑, 通长 56.4 厘米^[17] (图六, 11)。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 M253: 2 剑, 通长 53.4 厘米^[18] (图六, 12)。

2. 各式特征 I 式剑有厚格无首, 无纹饰, 长不足 20 厘米。其形制最为原始, 年代当最早。II 式剑出现了剑首, 有纹饰, 较 I 式剑晚。余杭瓶窑剑的格两侧无向后的凸起, 与 I 式剑同, 此特征较长兴 1 号剑早。而长兴 1 号剑的近三角形剑身则较余杭瓶窑剑更近于 I 式剑。总体来看, 两剑应大致同时。III 式剑的剑身、两从纹饰与余杭瓶窑剑相近, 而剑身基本

[1] 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 60 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2]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 2007 年。

[3]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 2007 年。

[4]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 2007 年。

[5]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 2007 年。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 年第 4 期。

[7]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图三: 4、6,《考古学报》1990 年第 4 期。

[8] 张志华:《河南西华发现一把春秋铜剑》,《考古》1988 年第 1 期。

[9] 苏州博物馆:《吴钩重辉: 苏州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兵器》, 61 页, 文物出版社, 2014 年。

[10]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桐柏县文管办:《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 年第 4 期。

[11] 安徽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 196 页, 文物出版社, 2014 年。

[12]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 年第 9 期。照片采自荆州市博物馆:《荆州重要考古发现》, 133 页, 文物出版社, 2009 年。

[13] 黄光新:《安庆王家山战国墓出土越王丁北古剑等器物》,《文物》2000 年第 8 期。

[1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 98 页, 图版伍捌: 9, 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15] 朱俊英、刘信芳:《攻王姑发郈之子曹剑铭文简介》,《文物》1998 年第 6 期。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 49、52 页, 文物出版社, 1996 年。该剑茎上原应有两箍, 后缺失, 越王州句剑(《吴钩重辉: 苏州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兵器》, 75 页)与此同。

[1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泰市博物馆:《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 82 页, 文物出版社, 2014 年。

[18]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 77、78 页,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脱离了近三角形的形态。剑格两侧的凸起延续了长兴 1 号剑的特征，成为厚格剑的一个基本特征。Ⅲ式剑茎上小凸箍应是由Ⅰ式剑和Ⅱ式剑的扁鼓状凸箍演变而来，也是厚格剑的一个基本特征。Ⅳ式剑的尺寸明显更长。格部新出现了兽面纹，此类纹饰成为以后各式剑剑格部位的主要纹饰。剑格、剑身交界线由直线变成尖凸状，这也成为以后各式剑共有的特征。剑首较前两式更为成熟。因此，Ⅳ式剑较Ⅲ式剑的时代晚。Ⅴ式剑剑身中后部内收较Ⅳ式剑稍明显。茎上纹饰消失，此后各式剑茎上皆无纹饰。Ⅴ式剑剑首（纹饰）较Ⅳ式剑更为成熟。因此，Ⅴ式剑较Ⅳ式剑的时代晚。Ⅵ式的剑身基本与Ⅴ式剑同。格两侧的后凸较前五式缩短，格上兽面纹风格已基本与常见的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剑相同。因此，Ⅵ式剑晚于Ⅴ式剑。Ⅶ式剑的通长总体上又有所增加；部分剑身前部宽度略有加宽。因此，Ⅶ式剑晚于Ⅵ式剑。Ⅷ式剑的剑身最接近春秋晚期及战国剑，较之后者，剑身前部相对略窄，束腰相对不明显。因此，Ⅷ式剑晚于Ⅵ式剑。Ⅸ式剑为春秋晚期及战国剑。

九式 B 型剑构成了其发展演变序列，身、格、茎上凸箍、首、纹饰等发展演变的脉络基本清楚。剑身从近三角形，到最宽处约在剑身中部，再到剑身最宽处在尾部，再到剑身中后部近等宽，刃棱从无到有。格与剑身的交界线从直线变为尖凸，格两侧向后的凸起从无到有，再从凸起明显到略有后凸^{〔1〕}。凸箍从扁鼓状凸箍，到环状小凸箍。两凸箍间距从明显大于箍首间距，逐渐缩短至小于箍首间距^{〔2〕}（图一〇）。首从无到有，首径渐大，纹饰渐趋复杂（图一一）。纹饰在早期多见于格、茎、箍、从，流行云雷纹，其后一般多见于格、箍和首，格上多兽面纹。后期剑大多无纹饰。从长度上看，Ⅰ式至Ⅲ式在 22 厘米以下，Ⅳ式至Ⅷ式一般在 30—45 厘米，Ⅸ式大多在 45 厘米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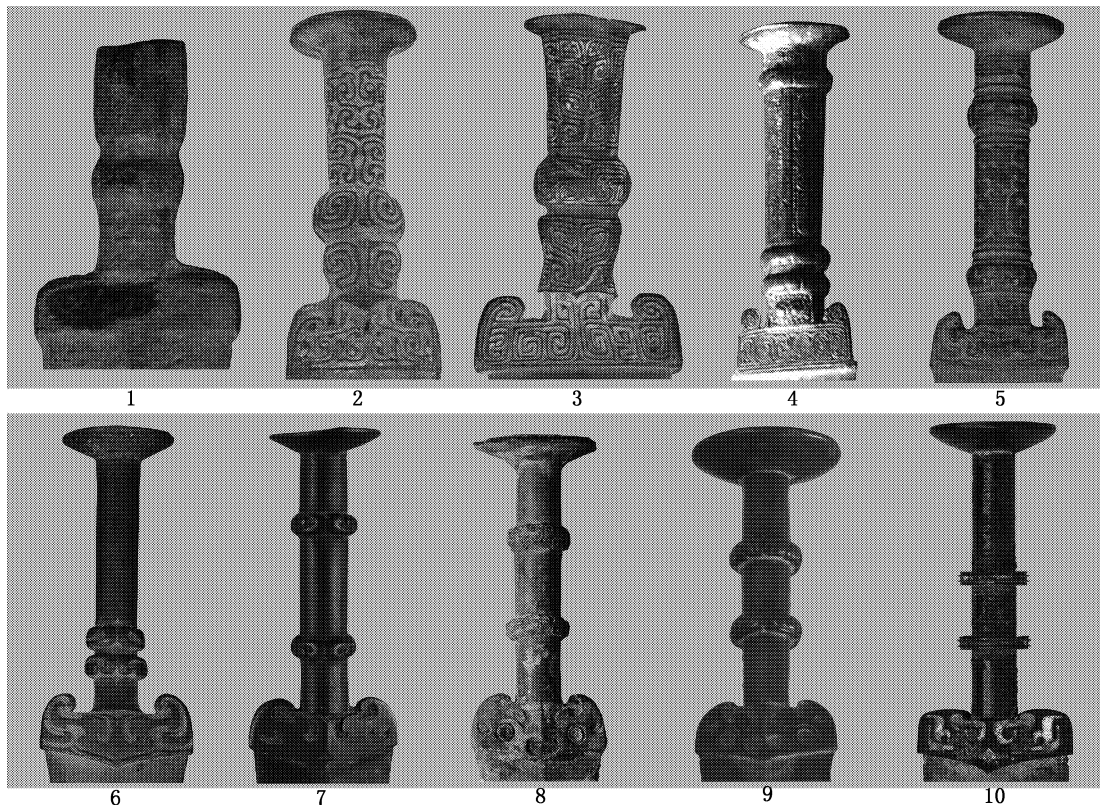
B 型剑的年代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为Ⅰ式至Ⅲ式，可称“匕首式”短剑。中期为Ⅳ式至Ⅷ式，逐渐向大型化、实用化发展，为发展期。晚期为Ⅸ式，其身、格、茎、首的形制基本定型，为成熟期。B 型剑的典型特征为凹形厚格，茎上有两箍，喇叭形首。

3. B 型剑年代 Ⅸ式剑是 B 型剑发展序列中最晚的，为春秋晚期和战国剑，无疑应是 B 型剑断代的重要支点。已知科学发掘出土的春秋晚期以前 B 型剑主要有屯溪土墩墓群出土剑^{〔3〕}。而屯溪土墩墓群的年代争议较大，故 B 型剑的断代得另寻他途。A 型、B 型作为在同一地区大致平行发展的剑型，必然存在相互影响，特别是在具有共性的部位如剑身、剑首，其形制发展、纹饰在同一时期都应大致相似。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参照 A 型剑的年代推定 B 型

〔1〕 田伟：《试论两周时期的青铜剑》，《考古学报》2013 年第 4 期。

〔2〕 冯峰：《郟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南方文物》2009 年第 4 期。

〔3〕 属科学发掘出土的春秋晚期以前 B 型剑还有郟县乔家院 M4：23 剑，其年代接近春秋晚期。参见冯峰：《郟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2009 年第 4 期。另外湖南衡南出土有两件 B 型剑，但简报无线图及照片（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衡南、湘潭发现春秋墓葬》，《考古》1978 年第 5 期）。其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见李伯谦：《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文物》1982 年第 1 期。



图一〇 吴越系 B 型铜剑格、凸箍演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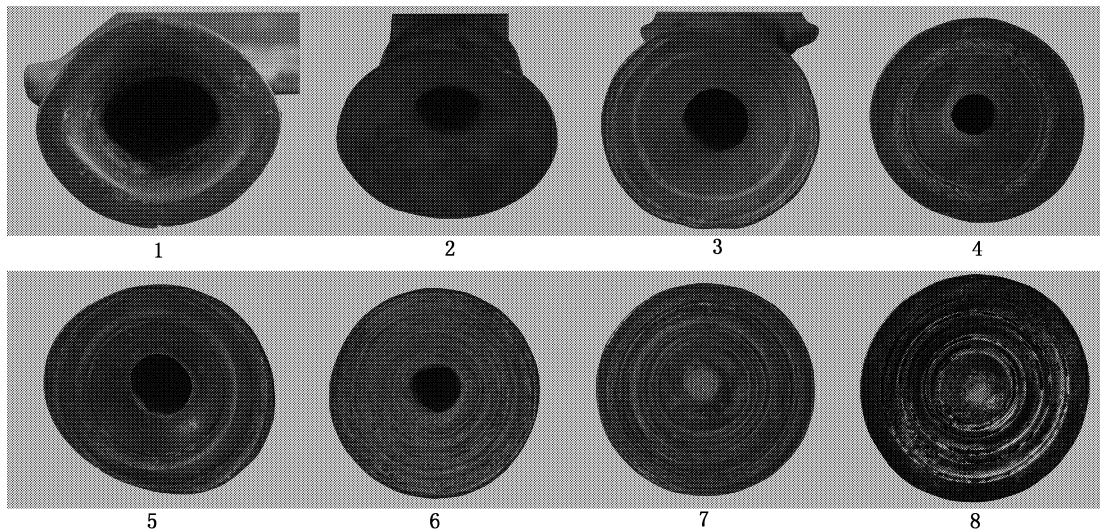
1. 湖州市博物馆藏短剑 2. 余杭瓶窑剑 3. 长兴 1 号剑 4. 绍兴漓渚剑 5. 长兴 2 号剑 6. 长兴 14 号剑 7. 长兴 13 号剑 8. 郎溪土墩墓 M4 剑 9. 长兴 9 号剑 10. 吴王夫差剑

剑的年代。

B 型 II 式的长兴 1 号剑最受学者关注^{〔1〕}。长兴 1 号剑的茎、凸箍、首及纹饰风格(图一二,1;图版贰,5)与 A 型 I 式原古越阁藏“云雷纹有翼剑”相似(图一二,2;图版壹,1)。茎上的扁鼓状凸箍在 A 型剑中仅见于 A 型 I 式、A 型 II 式。B 型 II 式中的余杭瓶窑剑的剑身两从纹饰也与 A 型 I 式、A 型 II 式剑相似。综上,B 型 II 式剑的年代应与 A 型 I 式、A 型 II 式剑大致相当,我们将其定为商末至西周早期。

屯溪 M3 所出两剑,兼具 A 型剑和 B 型剑的特征,两剑更加接近 A 型 V 式剑至 A 型 VI 式剑,其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两剑通长都在 35 厘米左右,因此,两剑应晚于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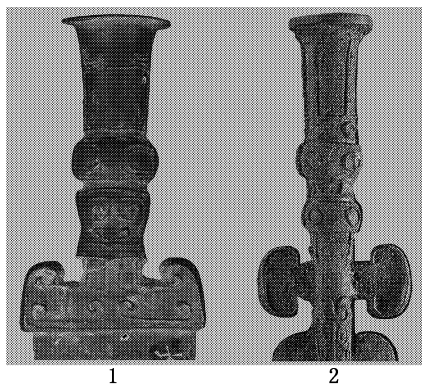
〔1〕 肖梦龙将长兴 1 号剑定为西周早期(见氏著:《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1991 年第 2 期)。孙华将其排在吴越系厚格剑演变序列的最前面,认为“无格剑与有格剑中的一种早在西周时期就应当并存”(见氏著:《古越阁藏先秦兵器札记三则》,《商周青铜兵器暨夫差剑特展论文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96 年)。李伯谦据其形制和纹饰推断属西周早期,最晚也不会晚于西周中期(见氏著:《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文物》1982 年第 1 期)。张天恩同意李说(见氏著:《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文物》2001 年第 4 期)。朱华东也将长兴 1 号剑排在吴越系厚格剑的最早(见氏著:《吴越系青铜短剑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 年第 6 期)。



图一— 吴越系 B 型铜剑首演变图

1. 长兴 1 号剑 2. 绍兴漓渚剑 3. 长兴 2 号剑 4. 长兴 14 号剑 5. 长兴 13 号剑 6. 长兴 23 号剑 7. 长兴 9 号剑 8. 吴王夫差剑

型Ⅳ式剑，而与 B 型Ⅴ式剑相当，也与 B 型Ⅵ式剑相近。两剑剑身前部明显相对较狭，这一特征应早于 B 型Ⅷ式剑。两剑剑格部位两侧的向后凸起明显较 B 型Ⅴ式剑收敛，格部的兽面纹风格更接近 B 型Ⅵ式、Ⅶ式和Ⅷ式剑，格部的形制和纹饰都应晚于 B 型Ⅴ式剑。屯溪 M3：0102/2 剑剑茎近首端的两凸箍之间的间距明显大于箍首间距，这一特征应早于 B 型Ⅷ式剑。两剑的剑首同心圆纹饰较 B 型Ⅳ式剑、B 型Ⅴ式剑更为成熟。因此，屯溪 M3 两剑与 B 型Ⅴ式剑、B 型Ⅵ式剑相近，而且没有明确晚于 B 型Ⅵ式剑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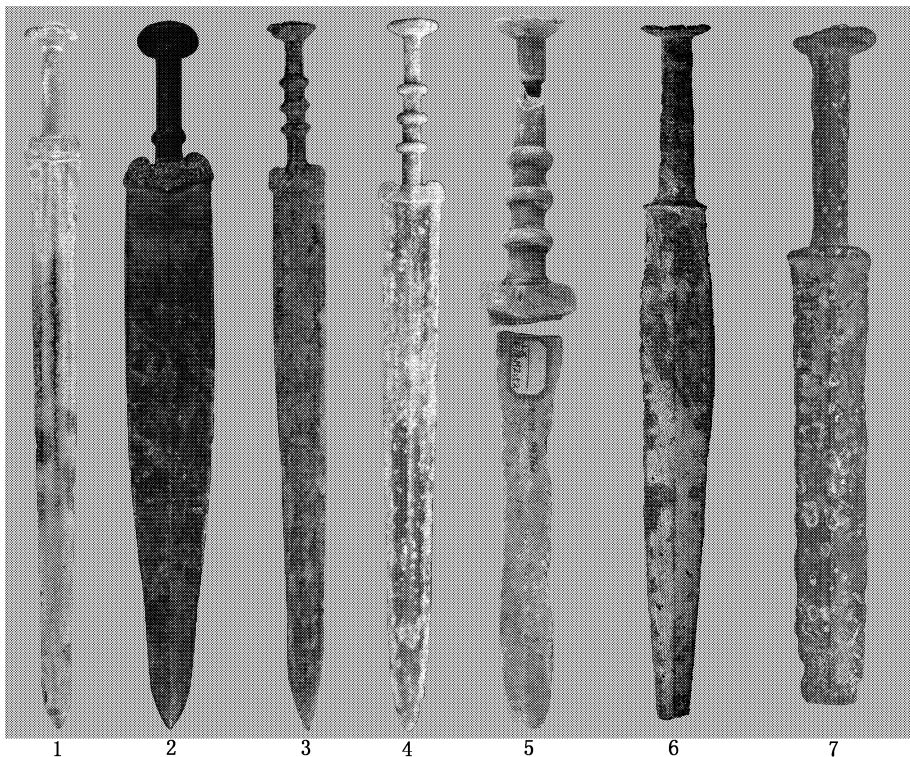


图二— 吴越系剑剑茎

1. 长兴 1 号剑 2. 原古越阁云雷纹有翼剑

B 型Ⅰ式剑最早，可定为商末。B 型Ⅱ式属商末至西周早期。B 型Ⅲ式剑出现了环状小凸箍，参照出现环状小凸箍的 A 型Ⅲ式的年代，B 型Ⅲ式可定为西周早中期。B 型Ⅳ式剑则可定为西周中期。与屯溪 M3 两剑接近的 B 型Ⅴ式可定为西周晚期，B 型Ⅵ式剑可定为春秋早期。B 型Ⅷ式剑最为接近成熟定型的 B 型Ⅸ式剑，可定为春秋中期偏晚。B 型Ⅶ式剑稍早于 B 型Ⅷ式剑，可定为春秋中期偏早。B 型Ⅸ式剑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

4. 相关问题讨论 有关少见的厚格无箍、厚格一箍、厚格三箍、厚格而具 A 型剑特征等几类特殊 B 型剑，其在 B 型剑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及年代需要讨论。



图一三 吴越系铜剑

1—5. 特殊 B 型剑(铜陵 A127 剑、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站收购剑、赵家孤堆 M2 : 18 · 1、巫山秀峰村 M3 : 7 剑、杭州朱乐昌墓出土剑) 6. C 型 I 式(繁昌 0058 剑) 7. C 型 II 式(海盐东厨舍剑)

厚格无箍剑 6 件〔1〕。江苏吴县白浮山水域出土剑, 通长 41.2、茎长 10 厘米〔2〕。其形制接近 B 型 VI 式、B 型 VII 式, 年代可推定为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偏早。铜陵 A127 剑, 通长 44.4、茎长 7 厘米〔3〕(图一三, 1)。其形制接近 B 型 VII 式、B 型 VIII 式, 年代可定为春秋中期。另有故宫博物院藏少 庚 剑〔4〕(图版叁, 12)、广东佛岗县旗岭山战国墓剑〔5〕、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 249 : 1 剑〔6〕、江陵九店东周墓 150 : 3 剑〔7〕, 年代皆为战国时期。

厚格一箍剑 1 件。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站收购铜剑, 茎上有一箍。残长 27.6 厘

〔1〕 这六件的相关资料大多无清晰照片, 不排除其中存在有箍剑而箍残缺的情况。

〔2〕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1986 年第 4 期。

〔3〕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 2007 年。图片采自铜陵市文物局、铜陵市博物馆:《铜陵博物馆文物集粹》, 50 页, 黄山书社, 2011 年。

〔4〕 丁孟:《故宫青铜器图典》, 181 页, 紫禁城出版社, 2010 年。

〔5〕 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 年第 4 期。

〔6〕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 年第 1 期。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 222 页, 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米^[1](图一三,2)。据该剑残存剑身及格部特征(一面兽面纹,一面类似蟠螭纹),大致接近 B 型Ⅶ式,年代可定在春秋早中期之际。

厚格三箍剑 13 件。安徽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 M2:18·1 剑,格有纹饰。通长 46.5 厘米^[2](图一三,3)。湖北黄州楚墓 WM9:1 剑,箍、格皆有纹饰。通长 46 厘米^[3]。湖北襄樊蔡坡战国墓 M15:5 剑,格有纹饰。通长 48.7 厘米^[4]。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 W1:56 剑,通长 44.3 厘米,鞘饰玉璫、玉璽等^[5]。成都东北郊西汉墓 30:4 剑,通长 39.7 厘米,鞘饰玉璫、玉璽^[6]。陕西南郑龙岗寺汉墓 M1:6 剑,通长 50 厘米^[7]。安徽无为甘露村西汉墓 M4:9 剑,通长 35.3 厘米^[8]。重庆巫山秀峰村墓地 M3:7 剑,通长 38.1 厘米^[9](图一三,4)。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出土一件,残断为三截,剑身残长 17.3 厘米^[10](图一三,5)。福建建瓯市小桥镇蜈蚣山出土一件,残长 31.9 厘米^[11]。安徽寿州出土一件,通长 45.4 厘米^[12]。原台湾古越阁藏二件,一件通长 35.8 厘米,另一件通长 34.7 厘米^[13]。这十三件三箍剑中六件出于西汉墓,三件出于战国墓。多数剑出于较高级墓,剑上或附有带玉质剑饰的剑鞘,或箍上有纹饰等都显示出较高的规格。综上,三箍剑的年代较晚,多在战国中晚期及西汉早期,长度较厚格两箍剑总体上明显较短,使用者大多具有较高的身份。

厚格而带有 A 型剑特征的剑 1 件。福建武平厢乡园丁村苟陂头出土剑,残长 38.4 厘米^[14]。剑身纹饰明显与 A 型 V 式剑相似,其茎上凸箍及剑身形制接近 B 型Ⅶ式。该剑年代可定为春秋早期偏晚。

(三) C 型剑形制及年代

春秋晚期以前的 C 型剑大多有扁茎,有的有平脊。有学者认为平脊流行于西周,扁茎也是年代较早的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作为型式划分的重要依据^[15]。如何认识扁茎和平脊,直接

[1]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七,《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2]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 年第 4 期。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冈市博物馆、黄州博物馆:《湖北黄州楚墓》,《考古学报》2001 年第 2 期。

[4] 襄樊市考古队:《湖北襄樊市蔡坡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2005 年第 11 期。

[5]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8 期。

[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东北郊西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 年第 2 期。

[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南郑龙岗寺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6 期。

[8] 无为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无为县甘露村西汉墓的清理》,《考古》2005 年第 5 期。

[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文化局三峡文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重庆巫山县巫峡镇秀峰村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4 年第 10 期。

[10]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 年第 3 期。原简报未详细介绍该剑,本文所用该剑资料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并得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继根先生证实。关于朱乐昌墓的具体年代,胡继根先生断为西汉中期偏晚。

[11] 徐冰:《建瓯市出土商周青铜器探讨》,《福建文博》2015 年第 3 期。

[12]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器,见周纬:《中国兵器史稿》,72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年。

[13] 王振华:《古越阁藏商周青铜兵器》,272、273 页,古越阁,1993 年。

[14] 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考古学报》1990 年第 4 期。

[15] 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1991 年第 2 期。

关系到认识 C 型剑的发展演变和型式划分。

1. 扁茎和平脊问题 巴蜀地区早在商代晚期、中原地区在西周早期就出现了扁茎柳叶形短剑^{〔1〕},扁茎一般无格,无首,茎上多有一或二穿。C 型剑的扁茎在形制上与扁茎柳叶形剑的扁茎有较大差别,两者之间没有关系。C 型剑的扁茎与 A 型剑(特别是 A 型Ⅶ式)的茎具有较大相似性,应是从 A 型剑前扁后圆的茎演变而来。吴越系 A 型剑发展的后期,诸典型特征呈退化之势,茎部原先规整的前扁后圆(前后大约各半)渐变为后部圆柱形部分缩短,如 A 型Ⅶ式。C 型剑中有扁茎的诸剑,高淳下大路剑“近首处中空”^{〔2〕},应是近首处圆形或近圆形。长兴 8 号剑,近首处明显隆起近圆形。长兴 10 号剑,扁茎近首处略粗呈椭圆形。皖南繁昌 0058 剑、铜陵 A78 剑、繁昌 0051 剑,皆是“扁茎或椭圆茎”,“靠近剑首处鼓起,近似圆柱形实茎”^{〔3〕}。江苏灌云伊山镇剑^{〔4〕}、安徽六安剑^{〔5〕},其近首一段也是圆柱形。已知的 C 型剑扁茎与后期 A 型剑(A 型Ⅶ式)的茎部都很相似。因此我们认为,C 型剑的扁茎应源于 A 型剑的前扁后圆的茎,是其退化的结果,其年代不会太早。

目前在吴越系 A、B、C 三型铜剑中皆发现具有平脊特征的剑(以下简称“平脊剑”)。A 型剑中属平脊剑的有 A 型Ⅶ式吴县白浮山剑、余杭径山剑、义乌剑、政和铁山九战丘遗址剑。B 型剑中属平脊剑的有 B 型Ⅶ式的嵊州三聚潭剑,B 型Ⅷ式的长兴 9 号剑、长兴 11 号剑、慈溪石堰剑、海宁长水塘剑、苏州横塘剑、淹城遗址剑、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站收购剑、者差其余剑、福建大田曹昆仑剑、安徽铜陵 A128 剑、湖北郧县乔家院 M4:23 剑,B 型Ⅸ式的河南桐柏月河 M1 北坑:3 剑^{〔6〕}、浙江余杭吴山乡出土的平脊剑^{〔7〕}、绍兴平脊剑(标本 579)^{〔8〕}、苏州博物馆藏兽形纹剑等^{〔9〕}。战国楚墓中也有 B 型平脊剑出土,如当阳赵家湖 JM37:1 剑^{〔10〕}。可见 B 型平脊剑基本不早于 B 型Ⅶ式(春秋中期偏早)。

C 型剑中属平脊剑的有高淳下大路剑^{〔11〕}、长兴 10 号剑、绍兴平脊剑(标本 263)^{〔12〕},其年

〔1〕 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研究》,《考古》1996 年第 9 期;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文物》2001 年第 4 期。

〔2〕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3〕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2007 年。

〔4〕 灌云县博物馆:《江苏灌云县出土战国青铜器》,《东南文化》1989 年 Z1 期。灌云县伊山镇共出土有二件扁茎薄格铜剑,一件较完整,另一件剑身前部残,本文分别称为灌云剑 1 和灌云剑 2。图片由灌云县博物馆提供。

〔5〕 皖西博物馆:《皖西博物馆文物撷珍》,59 页,文物出版社,2013 年。

〔6〕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桐柏县文管办:《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 年第 4 期。

〔7〕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文物精萃》,192 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年。

〔8〕 高军主编:《绍兴文物精华》下卷,109 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彭云:《绍兴出土越国青铜剑及其演变》,《东南文化》1992 年第 6 期。

〔9〕 苏州博物馆:《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兵器》,96、97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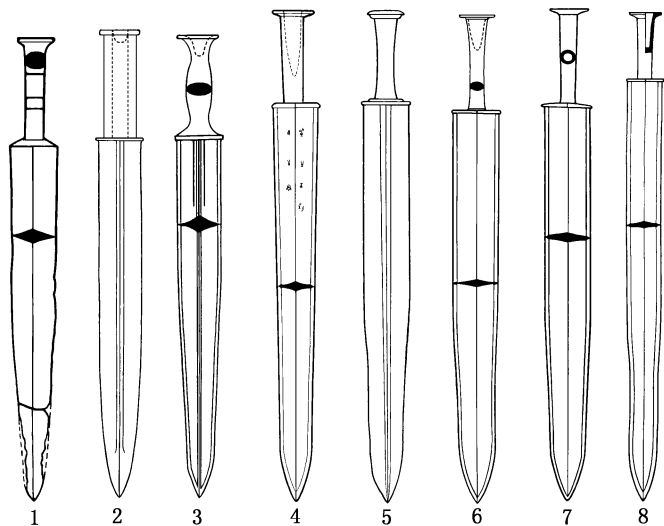
〔10〕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128 页,文物出版社,1992 年。

〔11〕 刘兴:《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5),1981 年;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12〕 彭云:《绍兴出土越国青铜剑及其演变》,《东南文化》1992 年第 6 期。

代不早于春秋中期(详后)。战国楚墓中也出有 C 型平脊剑,如江陵九店 642 : 17 剑、603 : 16 剑〔1〕。

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还出土有平脊的扁茎铜剑(扁茎无格无首剑,不属吴越系铜剑),如湖北麻城李家湾春秋楚墓 M42 : 1、M45 : 1、M32 : 1 剑〔2〕,长沙楚墓 M1633 : 1 剑〔3〕,河北易县燕下都 44 号墓铜剑〔4〕,吉林吉安出土的赵国扁茎铜剑〔5〕。



图一四 吴越系 C 型铜剑

2. 形制分析 参考 A 型、B 型剑身、茎的发展规律,依据 C 型剑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四式。

I 式:3 件。格截面呈枣核形,朝茎处外弧。茎部多为前扁后圆,喇叭形首。剑身最宽处约在中部,前部相对较狭。安徽繁昌 0058 剑,棱脊,扁茎,近首处为圆柱形。残长 26.8、茎长 8 厘米〔6〕(图一三,6)。长兴 6 号剑(长港 013),有退化的条带状凸脊。薄格略厚,格面弧凹,朝茎处无外弧。圆空茎。通长 33.9、茎长 9 厘米〔7〕(图版肆,1)。江苏丹徒华山 大 笊 斗 土 墩 墓 DBM1 : 1 剑,通长 41.4、茎长 9.8 厘米〔8〕(图一四,1)。

II 式:7 件。格截面介于枣核形和菱形之间,扁茎,近首处为圆柱形,喇叭形首。剑身中后部近等宽,前部总体上较 I 式加宽,部分有束腰。山东海阳嘴子前 M1 : 84 剑,茎末残。残长 26.8 厘米〔9〕(图版肆,2)。长兴 8 号剑(太湖 007),棱脊。通长 30.2、茎长 7.7 厘米(图版肆,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214、221 页,科学出版社,1995 年。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麻城市李家湾春秋楚墓》,《考古》2000 年第 5 期。

〔3〕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173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

〔4〕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 44 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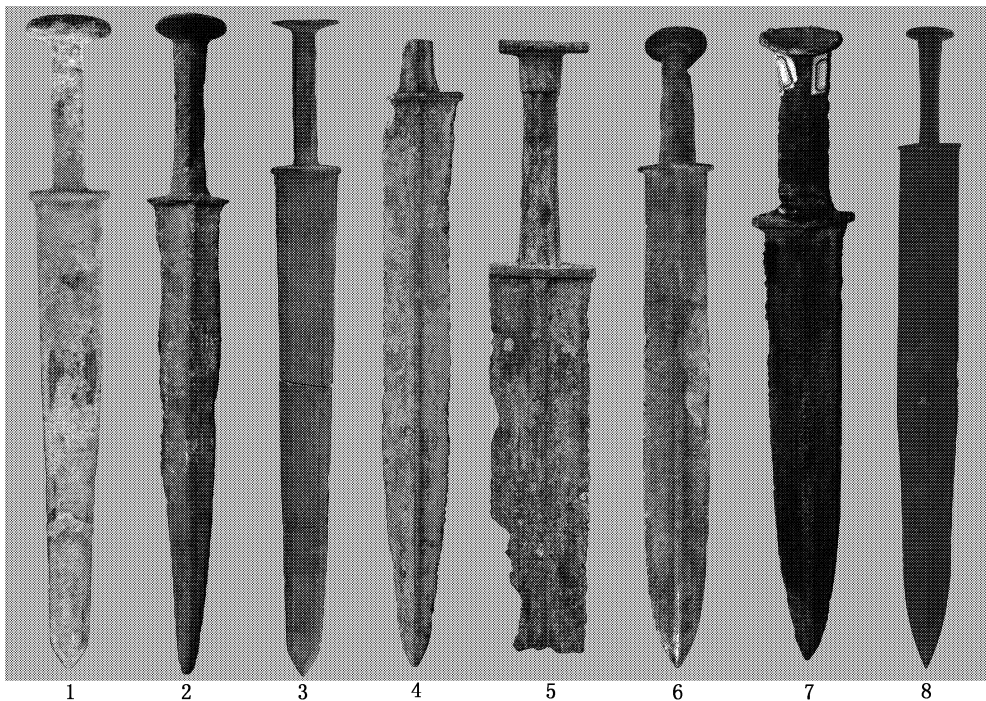
〔5〕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吉林吉安县发现赵国青铜短剑》,《考古》1982 年第 6 期。

〔6〕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2007 年。照片由繁昌博物馆提供。

〔7〕 C 型 I 式至 C 型 III 式除长兴 6 号剑外,茎部皆非圆茎,长兴 6 号剑的圆茎可能是直接吸收了 B 型剑的圆茎特征。另外长兴 6 号剑的格面弧凹,此特征不见于已知的其他任何吴越系 C 型剑,似有北方系青铜短剑的影响。

〔8〕 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阳县文教局:《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文物》2000 年第 9 期。

〔9〕 烟台市博物馆、海阳市博物馆:《海阳嘴子前》,22 页,齐鲁书社,2002 年。照片由海阳市博物馆提供。



图一五 吴越系 C 型铜剑

1—3. II 式(高淳下大路剑、铜陵 A78 剑、长兴 10 号剑) 4—7. III 式(灌云剑 1、灌云剑 2、高淳废品站收购剑、上党凌塘水库工地剑) 8. IV 式(长兴 29 号剑)

3)。安徽繁昌 0051 剑,窄长条状脊。残长 26.8、茎长 8 厘米^[1]。浙江海盐通元镇东厨舍遗址采集铜剑,残长 24.4 厘米^[2](图一三,7)。江苏高淳下大路剑,平脊。通长 30、茎长 6.7 厘米^[3](图一五,1)。安徽铜陵 A78 剑,通长 29、茎长 7.2 厘米^[4](图一五,2)。长兴 10 号剑(长港 045),平脊。通长 31.5、茎长 6.6 厘米(图一五,3)。

III 式 13 件。格截面为菱形。茎截面多为扁菱形,近首处圆柱形,剑首形制在喇叭形首与环形首之间^[5]。山东沂水信家庄出土铜剑,残长 29.4、茎残长 7.4 厘米^[6](图版肆,4)。

[1]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2007 年。照片由繁昌博物馆提供。

[2] 该剑相关资料由海盐县博物馆提供。

[3] 刘兴:《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5),1981 年。照片采自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4] 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2007 年。照片承铜陵市博物馆惠允拍摄。

[5] 吴越系 B、C 型铜剑的剑首形状有一定相似性,或统称为“圆首”或“喇叭形首”,或分别称为“喇叭形首”、“圆盘形首”;C 型剑的剑首也有被称为“环形首”。典型 C 型剑的剑首首面微凹近平,中空部分较大,形似玉环或玉瑗,本文将典型 C 型剑的剑首称为“环形首”,以区别于 A 型、B 型剑中常见的喇叭形首。典型喇叭形首的首面下凹较深,中空部分较小(一般用玉石类饰物填塞),有的无中空。

[6] 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出土商代铜器》,《考古》1990 年第 8 期。照片由沂水县博物馆提供。照片明显可见茎后部由扁变圆。有学者曾据同出器物将该剑年代定为商代(沈融:《商式短剑刍议》,《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2002 年)。实际上该剑与沂水信家庄其他器物不是同时同坑出土。

安徽六安思古潭乡春秋墓出土铜剑，长 32.2 厘米^[1]（图版肆，5）。长兴 25 号剑（长港 078），通长 42.5、茎长 7.3 厘米（图版肆，6）。浙江湖州埭溪出土铜剑，通长 33.6 厘米^[2]（图版肆，7）。山东蓬莱辛旺集 M7 出土铜剑，茎扁圆实心，中脊凸起呈半圆形。通长 32.5、茎长 10 厘米^[3]。江苏灌云伊山镇出土铜剑二件，窄长条状脊。一件通长 31、柄长 8.5 厘米（图一五，4）。一件残长 26、柄长 9.3 厘米^[4]（图一五，5）。河南新郑唐户春秋墓 M25 出土铜剑，扁茎，锋尖残。残长 33 厘米^[5]。镇江博物馆藏高淳废品收购站拣选铜剑，一件通长 36.2 厘米^[6]（图版肆，8），一件通长 36.6、剑身长 27.9 厘米^[7]（图一五，6）。镇江博物馆藏上党凌塘水库工地出土铜剑，残长 29.9、剑身长 21.5 厘米^[8]（图一五，7）。河南光山黄季佗父墓出土铜剑，扁茎，外包木把，窄长条状脊。通长 41.8、茎长 10 厘米^[9]（图一四，2）。江苏吴县郭巷乡新开河出土铜剑，通长 40、茎长 9.3 厘米^[10]（图一四，3）。

Ⅳ式 10 件。格截面为菱形。茎部近首端略粗。环形首。剑身中后部近等宽，前部总体宽度与中后部相差不大。安徽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出土吴太子诸樊剑，窄长条状脊。通长 36.4、锋刃长 27.9 厘米^[11]（图版肆，9）。吴王姑发剑，通长 45.2、身长 36.2 厘米^[12]。河南淮阳征集越王剑，通长 57.9 厘米^[13]。长兴 29 号剑（长港 034），通长 50.7、茎长 8.9 厘米（图一五，8）。锺离君柏墓 M1：49 剑，窄长条状脊。通长 47、身长 38.5 厘米^[14]（图版肆，10）。吴王夫差剑，通长 48.8、茎长 9.2 厘米^[15]（图一四，4）。江苏六合和仁东周墓剑，通长 48.6 厘

[1] 皖西博物馆：《皖西博物馆文物撷珍》，59 页，文物出版社，2013 年。照片由皖西博物馆提供。

[2] 相关资料由湖州市博物馆提供。

[3] 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管组：《山东蓬莱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1980 年。

[4] 灌云县博物馆：《江苏灌云县出土战国青铜器》，《东南文化》1989 年第 Z1 期。照片由灌云县博物馆提供。原简报照片中灌云剑 1 较为完整，而灌云县博物馆提供的灌云剑 1 的照片中茎大部残，首缺，本文所用尺寸仍依原简报。

[5] 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河南省新郑县唐户两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1978 年。

[6]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九，《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7]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8]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一，《东方博物》第 49 辑，2013 年。

[9] 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河南光山春秋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1 期。

[10]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1986 年第 4 期。该剑“茎……两侧留有合范铸痕，……近茎处两侧各有一条 6 厘米长的纤细棱线。”结合线图和照片，其“合范铸痕”应为退化的扉耳残痕，其“近茎处两侧各有一条 6 厘米长的纤细棱线”应即退化的条带状凸脊。

[11]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5 年第 4 期。图片采自安徽博物院：《安徽文明史陈列》（上），152 页，文物出版社，2012 年。

[12] 晋华：《山西榆社出土一件吴王胙发剑》，《文物》1990 年第 2 期。

[13] 李全立：《河南周口市出土两周铜器初识》，图二：5—8，《华夏考古》2006 年第 3 期。据曹锦炎研究，此剑应为越王不光剑，参见曹锦炎：《越王嗣旨不光剑铭文考》，《文物》1995 年第 8 期。

[1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锺离君柏墓》，121 页、图版九八：2，文物出版社，2013 年。

[1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 C1M3352 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1992 年第 3 期。

米^{〔1〕}(图一四,5)。山东新泰周家庄 M59:9 剑, 通长 45.6 厘米^{〔2〕}(图一四,6)。洛阳中州路 M2719:86 剑, 通长 49.1 厘米^{〔3〕}(图一四,7)。湖北江陵九店东周墓 M438:1 剑, 通长 66.5、茎长 9.4 厘米^{〔4〕}(图一四,8)。

3. 各式特征 C 型 I 式剑最明显的特征是格截面为枣核形, 朝茎处外弧。C 型 II 式的格截面由枣核形向菱形演变。格部朝茎处外弧这一特征退化或消失。剑身中后部大致等宽, 最宽处一般在尾部。新出现了窄长条状脊、平脊等特征。C 型 III 式的格截面已演变为菱形。扁菱形茎。剑首由喇叭形首向环形首演变, 格、茎、首更接近 C 型 IV 式。C 型 IV 式剑的典型特征是, 一字薄格, 截面呈菱形, 圆茎中空或半空, 近首端略粗, 环形首, 剑身形制接近于 B 型 IX 式。

C 型剑的演变规律可总结为, 薄格截面由枣核形向菱形演变, 朝茎处外弧这一特征渐退化至消失(图一六)。薄格剑茎部前扁后圆(包括“扁茎, 近首处圆形”), 其后前扁部分演变成扁菱形。再后演变成圆茎中空或半空, 近首端略粗。剑首从喇叭形首向环形首演变。C 型 I 式、C 型 II 式剑为喇叭形首, C 型 III 式剑介于喇叭形首与环形首之间, C 型 IV 式剑为环形首(图一七)。剑身从最宽处约在中部演变为中后部近等宽, 前部渐加宽, 略窄于中后部。刃棱从无到有。剑脊形态多样, 有退化的条带状凸脊、棱脊、窄长条状脊、平脊, 退化的条带状凸脊见于 C 型 I 式剑, 窄长条状脊、平脊最早见于 C 型 II 式剑。

关于 C 型剑与 A 型、B 型剑的关系, 学者有颇多猜测, 但无足够的材料证实。从上文分析来看, C 型剑应是由 A 型剑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剑型。

4. C 型剑年代 参照 A 型剑的发展演变序列, C 型剑各式的年代就不难推定了。C 型 I 式剑与 A 型 VI 式的长兴 7 号剑、A 型 VI 式吴县消夏湾剑形制相类, 则 C 型 I 式剑的年代与 A 型 VI 式剑相当, 约在春秋早期。C 型 II 式剑与 A 型 VII 式的薄格剑相近, 则 C 型 II 式剑的年代当与 A 型 VII 式剑相当, 可定为春秋中期偏早。C 型 III 式剑距 C 型 IV 式剑(春秋晚期及战国剑)形制最近, 可定为春秋中期偏晚。C 型 IV 式剑属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

5. 相关问题讨论 C 型剑中还有一类薄格有双箍的特殊剑型, 当是融合了 B 型剑的特征。目前发现的此类剑中时代最早的是安徽马鞍山五担岗遗址出土剑(图版肆, 11), 长 34.4 厘米, 年代约在春秋中期偏晚^{〔5〕}。其余十多样年代皆不早于春秋晚期^{〔6〕}。部分有铭王、侯剑

〔1〕 吴山菁:《江苏六合县和仁东周墓》,《考古》1977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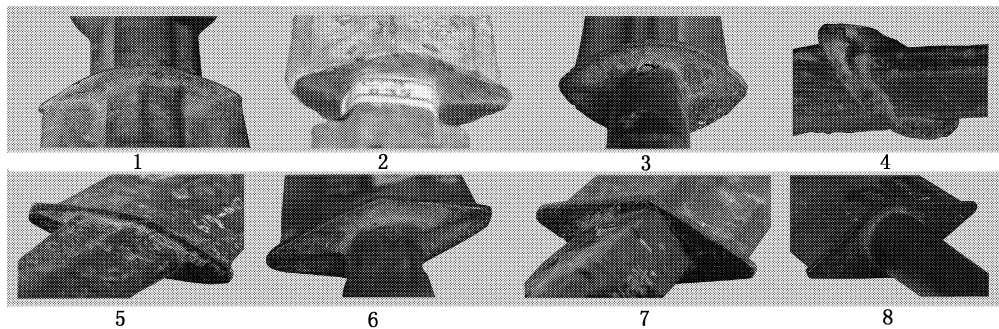
〔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泰市博物馆:《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355 页,文物出版社,2014 年。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99 页,科学出版社,1959 年。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221 页,科学出版社,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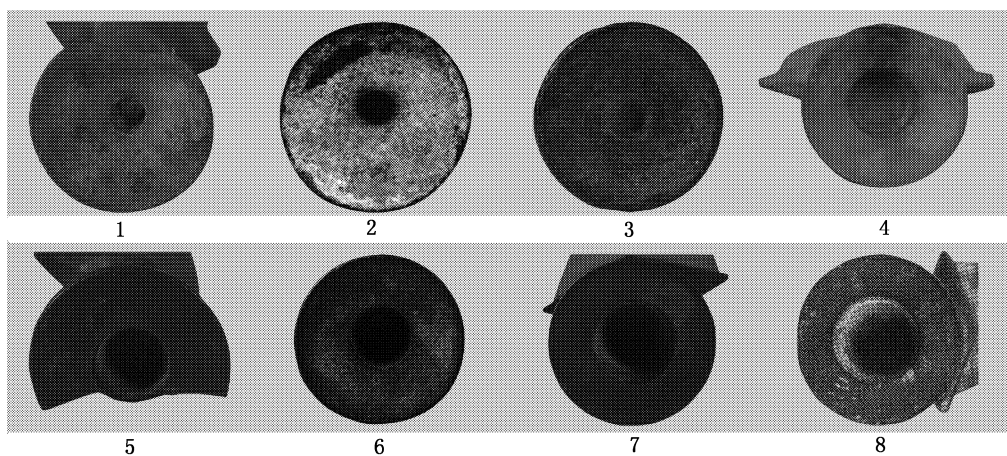
〔5〕 马鞍山市博物馆:《马鞍山文物聚珍》,42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此剑格截面为菱形, 两箍间距和箍与箍首的间距大致相等, 环状小凸箍(非高凸、扁薄状), 窄长条状脊, 剑身前部不见束腰, 微有刃棱, 其形制符合 C 型剑和 B 型剑的特点。

〔6〕 部分为岭南地区出土的短剑(通长 30 厘米以下, 见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146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文中为 B 型短剑。



图一六 吴越系铜剑格演变图

1、2. A型Ⅵ式(长兴7号剑) 2. A型Ⅶ式(海阳郭城镇剑) 3. C型Ⅰ式(长兴6号剑) 4—6. C型Ⅱ式(繁昌0051、长兴8号剑、长兴10号剑) 7. C型Ⅲ式(长兴25号剑) 8. C型Ⅳ式(长兴29号剑)



图一七 吴越系C型铜剑首演变图

1. Ⅰ式(长兴6号剑) 2、3. Ⅱ式(高淳下大路剑、长兴8号剑) 4—6. Ⅲ式(六安剑、长兴25号剑、湖州埭溪剑) 7、8. Ⅳ式(长兴29号剑、淮阳征集越王剑)

也采用了这一形制,如曾侯昞剑^{〔1〕}和苏州博物馆新入藏的吴王余昧剑^{〔2〕}(图版肆,12)。薄格有三箍的剑仅见一件,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出土剑,通常25厘米^{〔3〕}。此类剑的剑首大多为喇叭形首,少数为环形首。

综上所述,吴越系C型剑是由A型剑演变而来。目前发现最早的C型剑属春秋早期,正是A型剑转向衰落的时期。事实上,C型Ⅰ式剑就是由A型Ⅵ式剑演变而来的,其演变过程为,薄格剑扉耳退化。茎部从规整的前扁后圆退化至后圆部分缩短,再至扁菱形(近首处圆

〔1〕 曹锦炎:《曾侯昞剑小考》,《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此条材料承苏州博物馆程义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2〕 程义、张军政:《苏州博物馆新入藏吴王余昧剑初探》,《文物》2015年第9期。

〔3〕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形),最后发展到圆空茎或半空茎。格截面由枣核形渐变为菱形。剑首从喇叭形首逐渐向环形首演变。剑身、脊部则吸收借鉴了同时期 B 型剑的某些特点(棱脊),还出现了窄长条状脊、平脊。至春秋晚期,C 型剑发展成熟,典型特征为,一字薄格,截面呈菱形,茎部圆茎中空或半空,近首端略粗,环形首,剑身形制同于 B 型Ⅸ式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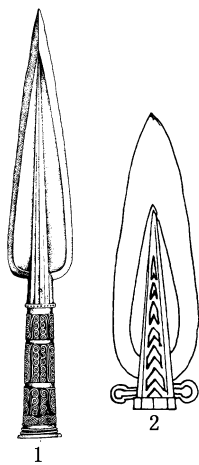
(四)吴越系铜剑发展谱系概述

吴越系铜剑分三型,A 型为扉耳剑,B 型为厚格剑,C 型为薄格剑。A、B 两型剑大约出现于商末,两型剑并存发展。A 型剑在西周晚期以后开始衰退,各典型特征呈退化之势。约春秋早期,从 A 型剑中发展出 C 型剑。春秋早期以后,A 型剑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带有厚格或薄格等 B 型、C 型剑的因素,更显衰落。大约在春秋晚期后段,A 型剑消亡。而 B 型剑在春秋时呈现较强的发展势头,各地发现也相对较多,其剑身形制、棱脊等也为新出现的 C 型剑所借鉴。春秋中期以后,B 型、C 型剑剑身形制趋同,格、茎、首等发展成熟。至春秋晚期,B、C 两型剑最终定型。

二 渊源及传播

关于 A 型铜剑的渊源,孙华指出,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旁出土的正塘山剑应是扉耳剑的祖型〔1〕(图一八,1)。郑小炉认为,吴越地区的柱茎无格剑(吴越系 A 型剑)是由江西新干商墓 XDM:97 矛这种双附耳式短戟矛发展而来〔2〕(图一八,2)。我们认为,最早的吴越系 A 型剑可能是以正塘山剑为基础,再吸收了新干商墓 XDM:97 矛〔3〕的双附耳形制发展形成的。吴城遗址还出土一件石质匕首范(1993ZW(H)T7③:1)〔4〕,据其型腔,匕首形制大致与湖州市博物馆藏 B 型Ⅰ式剑相似。换句话说,吴越系 B 型铜剑的祖型也源于吴城文化。

据本文统计(表一、表二),有明确出土的商末至西周中期吴越系铜剑共十二件,其中十一件发现于浙江,仅有一件(年代为西周中期)发现于苏南,这种现象表明吴越系铜剑起源的核心地区很可能在今浙江地区。皖南、闽北也出现了西周晚期吴越系铜剑,特别是闽北地区相对较多。苏南、皖南发现剑的数量已与浙江大致相当。在非吴越地区发现的春秋中期以前的吴越系铜剑仅有福建闽侯一件、福建武平一件,两地与闽北相邻。苏



图一八 吴越系铜剑的祖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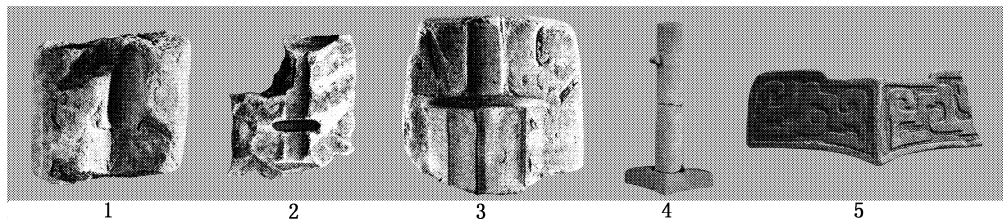
1. 正塘山剑(1976 QSW 采:2) 2. 新干商墓 XDM:97 矛

〔1〕 孙华:《古越阁藏先秦兵器札记三则》,《商周青铜兵器暨夫差剑特展论文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96 年。

〔2〕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196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

〔3〕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93 页;彩版二三,4,文物出版社,1997 年。

〔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 年考古发掘报告》,146、147 页,科学出版社,2005 年。



图一九 山西侯马出土剑范和剑模

1. XXII T667H526 : 1 2. II T90H420 : 1 3. II T25H27 : 1 4. 白店 H15 : 108 5. 白店 H15 : 161

北、皖西、山东半岛、河南、湖北^{〔1〕}、湖南都发现了春秋中期的吴越系 A 型、B 型、C 型铜剑，这种现象表明吴越系铜剑开始向周边传播。此时“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2〕}。吴国登上了春秋的政治舞台，吴越系铜剑开始传播到了邻近的楚、群舒、晋及山东诸古国。

春秋晚期，吴越系 B、C 型铜剑进一步向外传播。有学者统计，河南、湖北的春秋晚期楚墓中至少出土十三件吴越系铜剑^{〔3〕}，仅山东新泰周家庄春秋晚期墓就出土十二件^{〔4〕}，山西、湖北、河南、山东等非吴越地区出土多件属吴越系 B 型、C 型剑的吴王室有铭剑及越王句践剑。目前非吴越地区发现的春秋晚期吴越系铜剑相当部分可能是从吴越直接输入。吴越系铜剑因其质量精良得到各国的喜爱，甚至部分地区开始自行铸造。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所出铸造吴越系铜剑的陶范(图一九, 1、2)，表明晋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就已开始铸造吴越系铜剑^{〔5〕}。到战国时期，B 型、C 型铜剑大量出现^{〔6〕}，成为当时各国主要剑型之一。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吴越系铜剑以楚地(湖北、湖南等地)和山东地区出土最多，如湖北江陵九店战国楚墓出土一百七十八件^{〔7〕}，江陵雨台山战国楚墓出土一百五十七件^{〔8〕}，长沙楚墓出土三百零七件^{〔9〕}，山东潍坊地

〔1〕 据《江陵雨台山楚墓》附表二《第一期楚墓登记表》，M129 出土一件 B 型 I 式铜剑(即 C 型剑)，第一期楚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期。报告中无线图及照片。

〔2〕 《史记·吴太伯世家》。

〔3〕 高至喜：《春秋晚期楚墓出土铜剑探源》，《东南文化》2010 年第 5 期。

〔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泰市博物馆：《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4 年。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94 页，文物出版社，1993 年。二件陶范标本为 XXII T667H526 : 1、II T90H420 : 1，所出灰坑被分在遗址的中期 IV 段，遗址的中期约当公元前 530 至前 450 年前后。另据《侯马铸铜遗址》表一〇《XXII 号遗址陶范统计表》，XXII 号遗址的早期出有二十四块剑范，形制不详。早期的年代约当公元前 600 至前 530 年。

〔6〕 从各地墓葬出土情况看，B 型剑数量总体多于 C 型剑。就两型剑的相互地位看，大致平等。据周亚统计，三十一件吴国王室有铭铜剑中 B 型剑十一件、C 型剑十二件(见氏著：《春秋时期吴王室有铭青铜剑概述》，《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十二期，2012 年)。越王剑 B 型、C 型剑皆有。各地出有多件吴越系铜剑的战国时期高等级墓葬中，常见 B 型、C 型剑同时出土。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214—222 页，科学出版社，1995 年。另有七件明器剑和十一件未辨型式者未统计在内。

〔8〕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76—78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

〔9〕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169—175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另有 169 件因残破不明型式。

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发现三百余件 B 型剑^[1],这一情况当与楚、齐和吴、越多次交战、交流最为频繁有关。此时各国流行的 B、C 两型铜剑大多是模仿吴越地区铸造的,河南舞阳^[2]、山西侯马^[3]都出土有战国时期铸造吴越系铜剑的陶范或陶模(图一九,3、4、5)。

表一 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铜剑出土情况统计表(吴越地区)

出土地点		吴越地区			
年代	类型	浙江	江苏南部	安徽南部	福建北部
商末至西周中期	A 型	6 件。瓯海 3 件、台州 1 件(A 型 II 式);黄岩 1 件(A 型 III 式);长兴 1 件(A 型 IV 式)	1 件。丹阳(A 型 IV 式)		
	B 型	5 件。湖州 1 件(B 型 I 式);长兴、余杭各 1 件(B 型 II 式);绍兴 1 件(B 型 III 式);长兴 1 件(B 型 IV 式)			
西周晚期	A 型	2 件。长兴、瑞安各 1 件(A 型 V 式)	1 件。金坛(A 型 V 式)	2 件。屯溪 M3	至少 2 件。崇安 1 件(A 型 V 式)
	B 型	2 件。长兴、玉环各 1 件(B 型 V 式)			
春秋早期	A 型	2 件。长兴(A 型 VI 式)	1 件。吴县(A 型 VI 式)		
	B 型	7 件。长兴 6 件、德清 1 件(B 型 VI 式)	3 件。苏州 1 件(B 型 VI 式)、吴县和高淳各 1 件(特殊)	1 件。屯溪(B 型 VI 式)	
	C 型	1 件。长兴(C 型 I 式)	1 件。丹徒(C 型 I 式)	1 件。繁昌(C 型 I 式)	
春秋中期	A 型	3 件。义乌、绍兴、余杭各 1 件(A 型 VIII 式)	8 件。高淳 2 件,丹徒、句容、溧水、丹阳、江宁各 1 件(A 型 VII 式);吴县 1 件(A 型 VIII 式)	1 件。当涂(A 型 VIII 式)	1 件。政和(A 型 VIII 式)
	B 型	13 件。丽水、鄞县、长兴、嘉兴、嵊州各 1 件(B 型 VII 式);慈溪 2 件、长兴 5 件、海宁 1 件(B 型 VIII 式)	8 件。高淳 2 件,溧阳、吴县各 1 件(B 型 VII 式);吴江、句容、高淳、武进各 1 件(B 型 VIII 式)	8 件。屯溪、郎溪各 1 件(B 型 VII 式);屯溪、繁昌各 1 件,铜陵 3 件(B 型 VIII 式);铜陵 1 件(特殊)	1 件。建阳(B 型 VIII 式)
	C 型	5 件。长兴 2 件、海盐 1 件(C 型 II 式);长兴、湖州各 1 件(C 型 III 式)	5 件。高淳 1 件(C 型 II 式);高淳 2 件、丹徒 1 件、吴县 1 件(C 型 III 式)	3 件。繁昌、铜陵各 1 件(C 型 II 式);马鞍山 1 件(特殊)	

[1] 潍坊市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征集的部分青铜兵器》,《文物》1986 年第 3 期。

[2] 朱帆、振甫:《河南舞阳出土的周、汉兵器》,《考古》1994 年第 3 期。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94 页,文物出版社,1993 年;《侯马白店铸铜遗址》,134 页,科学出版社,2012 年。

表二 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铜剑出土情况统计表(非吴越地区)

年代	类型	非吴越地区						
		福建其他地区 (除闽北)	江苏北部	安徽西部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商末至西周 中期	A型							
	B型							
西周晚期	A型	1件。闽侯 (A型V式)						
	B型							
春秋早期	B型	1件。武平 (特殊)						
	C型							
春秋中期	A				1件。海阳 (A型VII式)			
	B型	3件。武平1 件(B型VII 式);大田、武 平各1件(B 型VIII式)					1件。郧县 (B型VIII式)	2件。衡南
春秋中期	C型		2件。灌云 (C型III式)	1件。六安 (C型III式)	3件。海阳1 件(C型II 式);蓬莱、沂 水各1件(C 型III式)	2件。新郑、 光山各1件 (C型III式)		

说明:1. 两表统计对象为本文收集的有明确出土地的剑例(按:废品收购站收购或拣选视为当地出土)。2. 年代跨越两个时段的剑例,计入较早时段。

战国时期吴越系铜剑传播的范围更广,如岭南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吴越系铜剑^[1],巴蜀地区也有少量出土^[2]。另外,朝鲜半岛也有发现^[3]。

随着性能更为优良的铁剑的出现和发展,到了汉代,沿袭东周式扁茎铜剑的扁茎铁剑取代了包括吴越系B、C型铜剑在内的所有铜剑,成为最普遍的一种剑型^[4]。至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吴越系铜剑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三 相关问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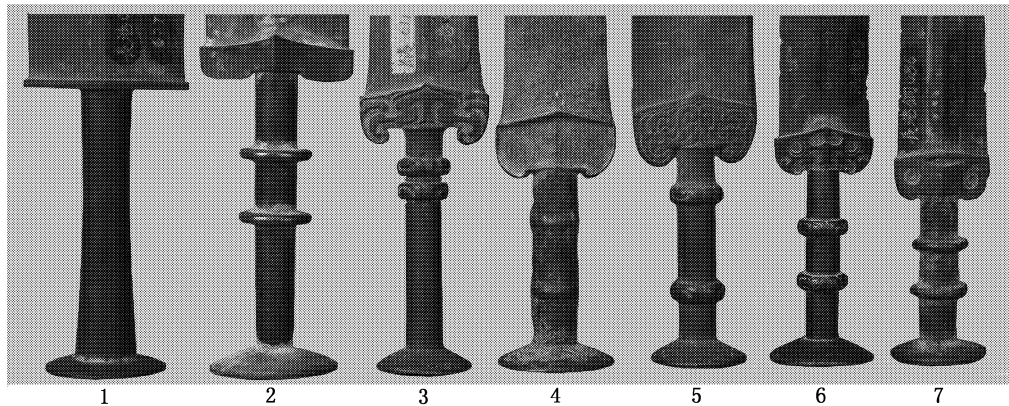
(一)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铜剑的实用性

[1] 李龙章先生对岭南地区青铜剑资料有详尽的收集,见氏著:《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

[2]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王有鹏:《四川绵竹县船棺墓》,《文物》1987年第10期;陈黎清:《四川峨眉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6年第11期。

[3] 白云翔:《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工匠的两次东渡》,《文物》2015年第8期。

[4] 西汉墓葬中还有少量吴越系B、C型铜剑出土。



图二〇 吴越系 B 型剑与成熟吴越系剑的剑茎长度对比

1—7. 长兴 29、32、14、23、12、9、18 号剑

目前发现的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铜剑相对较少^{〔1〕}。吴越地区墓葬所出十余件,年代多在春秋中期以前。非吴越地区发现的早期吴越系铜剑多出土于墓葬,共有九件,年代都在春秋中期。这些出土早期吴越系铜剑的墓葬等级较高(表三)^{〔2〕}。这一时期铜剑的长度多在 42 厘米以下,多有纹饰,西周时期尤甚。特别是剑茎,A 型剑在西周中期以前茎上扉耳夸张,有强烈的装饰意味,B 型剑的剑茎在春秋晚期以前长度则多在 7 厘米以下,明显较短^{〔3〕},手握不便,而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的剑茎长度一般在 8—9 厘米^{〔4〕},比较适合成年男性握持(图二〇)。由此看来,春秋晚期以前的吴越系铜剑可能是作为一种礼器使用^{〔5〕},是身份与地位的标志。江苏丹阳神河头遗址 12 号坑出土吴越系 A 型剑,出土时斜插于坑内,发掘者认为该遗址是一处祭祀遗址,各灰坑“当是在祭祀活动过程中留下的物质遗存”^{〔6〕}。丹阳神河头剑的出土场景应是吴越系早期铜剑侧重礼仪性的生动说明。

〔1〕 本文收集到的春秋晚期以前的吴越系铜剑,加上未发表的福建管九村土墩墓群所出铜剑,总计约一百件,其中商末及西周的吴越系铜剑约二十件。

〔2〕 春秋晚期以前中原、关中两周文化之地出土铜剑数量很少,都出自贵族大墓,同吴越地区的情况基本一致。

〔3〕 各地出土的吴越系铜剑的剑茎长度多不详。笔者精确测量了浙江省长兴县博物馆所藏的吴越系铜剑茎部长度,以 B 型剑为例,春秋晚期以前的 B 型剑共十五件(具体数据见上文 B 型各式剑所举例),茎部最长 7.5 厘米,最短 5.1 厘米,其中 7—7.5 厘米的有三件,6—7 厘米的有六件,5—6 厘米的有六件。按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吴、越、楚铜剑》文中长兴县博物馆所藏的这批剑的“柄长”数据大多包含了剑首,这批剑的剑茎以笔者最新测量为准。其他地方的春秋晚期以前的 B 型剑中,有明确茎长数据或可推算茎长的,也多在 7 厘米以下。吴越系 A 型剑的剑茎总体上较春秋晚期以前的 B 型剑茎要长,可能与茎上有扉耳有关。春秋晚期以前的吴越系 C 型剑的剑茎总体上同于 A 型剑,但也有部分茎长为 6—7 厘米。

〔4〕 长兴县博物馆藏有典型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吴越系铜剑五件,茎部长 8.1—9.2 厘米。吴王、越王剑,剑茎长 8—9 厘米。此外,《江陵九店东周墓》中表十八《铜剑尺寸登记表》,实用的 A、B 型铜剑(即吴越系 B、C 型剑)共一百七十九件,除一件无尺寸外,茎长大多在 8—9 厘米,短于 8 厘米的仅八件,其中一件 7.2 厘米,三件 7.6 厘米,三件 7.8 厘米,一件残长 7 厘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216—220 页,科学出版社,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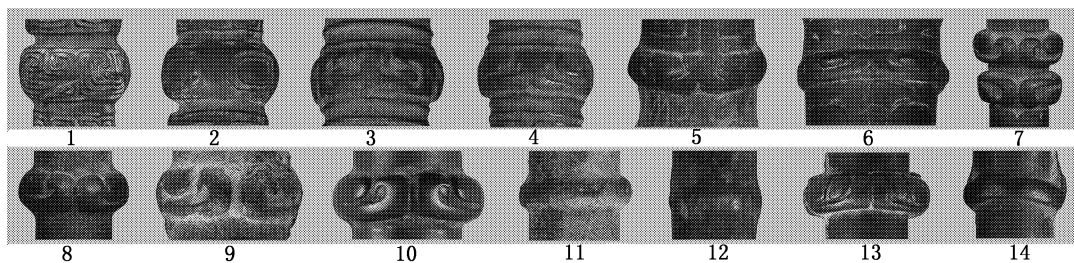
〔5〕 徐坚:《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6〕 南京博物院、丹阳市文化局:《江苏丹阳神河头遗址简报》,《东南文化》2010 年第 5 期。

表三 出土吴越系铜剑的春秋晚期以前墓葬简表

墓葬名称	墓葬形制	出土器物
杨府山土墩墓 M1	平地掩埋。	共 83 件(组)。铜器主要有鼎 1、簋 1、铙 1、剑 3、戈 3、矛 49, 玉石器主要有玉镯 5、玉块 4。
小人尖土墩墓 M1	山顶平整而后铺垫再掩埋。	共 78 件(含采集品): 铜器主要有尊 1、剑 1、戈 4、钺端 1 对、矛 3, 玉器有凸棱环 4、块形饰 1, 原始瓷有豆 45、罐 3、簋 1, 夹砂陶鼎 1。
瑞安岱石山 M5	石棚墓(遭严重破坏)。	残存 7 件。铜器有剑 1、钺 1, 另有原始瓷豆 1、硬陶豆 1、硬纹硬陶罐 2、夹砂陶釜 1。
丹徒大笆斗 M1	竖穴深坑, 营筑复杂。	共 28 件。铜器有剑 1、酋 1, 原始瓷有豆 5、碗 15、罐 3、尊 2、盂 1。备注: 两原始瓷尊器形尤其高大。
管九村洋山 D3M1	浅墓坑, 长 4.6, 宽 2.7, 深 0.1 米。	共 8 件。铜器有剑 1、矛 1、镞 3、刮刀 1, 另有原始瓷盂 1、陶罐 1。
屯溪 M3	平地掩埋。	共 229 件。铜器 54、原始瓷 89、印纹硬陶 13、陶器 16、玉石器 57。
屯溪 M4	平地掩埋。墓残。	共 70 件。铜器 13、原始瓷 55、陶器 1、砺石 1。
屯溪 M7	平地掩埋。墓残。	共 20 件。铜器 10、原始瓷 8、印纹硬陶 1、砺石 1。
屯溪 M8	墓底长 10.3, 宽 7.4 米	共 20 件。铜剑 1、原始瓷 15、印纹硬陶尊 1、石范 1、砺石 2。
郎溪土墩墓 M4	不详。	不详。
海阳嘴子前 M1	墓坑长 6.5, 宽 5.1, 深 3.95 米。重椁单棺。	铜器 42 件, 主要有鼎 1、簋 2、盆 1、壶 1、铙 1、车马器 16、剑 1、戈 3、矛 1、编钟 7、削 1, 另有陶器、玉、石、木器若干, 木质车一辆。
篷莱辛旺集 M7	土坑竖穴墓, 重椁单棺。	铜器主要有提链盒 1、剑 1、带钩 1、环 6、车马器若干, 玉器主要有玉璜 1、玉块 2、玉佩 10、玉环 2, 还有滑石剑 20 余、滑石轮 4、串珠数百。
光山黄季伦父墓	墓坑长 5.5, 宽 5.3 米。单棺单椁, 另有陪葬箱。	主棺出有玉器 11, 陶珠 4; 陪葬箱出土共计 181 件, 主要有铜剑 1、铜戈 1、箭(均含箭杆) 28、金属弹簧形器 110、玉器 2。
新郑唐户春秋墓 M25	墓坑长 3.9, 宽 3.6, 高 5.6 米。一棺一椁。	铜剑 1, 骨贝 190。
郟县乔家院 M4	方形墓坑, 墓口边长 5.35 米。	随葬器物 30 余件, 铜器主要有鼎 2、缶 2、簋 2、盂 1、盘 1、甗 1、剑 1、戈 2、戟 1、矛 2、镞 23, 玉器主要有玉琮 1、握 2、璜 4、璜 1、块 2, 其他主要有玉柄铁剑 1、鱼牙串饰 1、石环 2。殉一人。
衡南春秋墓	墓坑长约 5.7, 宽 1.5, 深 1.6 米。	铜器主要有鼎 17、盂 1、簋 1、钺 1、戈 2、矛 1、剑 2, 其他若干。
海阳郭城镇墓(疑似)	不详。	铜器有鼎 1、钺 1、簋 1、戈 1、剑 1, 泥质灰陶罐 1。
六安思古潭春秋墓	不详。	不详。

这一认识更有助于理解其演变发展。从商末至西周时期, 吴越系 A、B 型剑数量很少, 长度一般在 38 厘米以下, 形制、纹饰装饰性强, 铸造精美, 应为少数高级贵族使用, 这一时期应是吴越系铜剑作为礼器使用的鼎盛阶段。A 型 I 式至 A 型 IV 式剑的剑首发展经历了微有首、无首、有首的过程, 从微有首至无首看似是一种倒退, A 型 II 式、A 型 III 式的茎部明显较 A 型 I 式的茎部(含首)实用性差, 这都能从铜剑的礼仪性上得到合理的解释。由于其茎部不便手握,



图二一 剑茎凸箍纹饰

1、2. 长兴1号剑 3、4. 长兴2号剑 5. 长兴4号剑 6. 长兴3号剑 7. 长兴14号剑 8. 长兴12号剑 9. 德清剑 10. 长兴13号剑 11. 长兴16号剑 12. 长兴23号剑 13. 长兴9号剑 14. 长兴17号剑

也可能会插入短柄^{〔1〕}。A型Ⅳ式剑的演进表明,此时A型剑在设计上又重新考虑了手握的实用性。从A型剑中演变出了C型剑,这一发展趋势应是吴越系铜剑开始转向实用化的表现。已发现的春秋早期以来的B型剑的数量明显增多,说明使用人群扩大,使用者已不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从出土数量和形制来看,春秋早、中期的吴越系铜剑以礼仪性为主,但铜剑形制的实用性在增强。频仍的战争推动了铜剑的实用化。到春秋晚期,吴越系铜剑的身、格、茎、首等发展出了符合实战需要的形制,最终形成B型、C型铜剑。

(二)凸箍纹饰和形制

春秋以前吴越系A型剑和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B型剑的茎上凸箍多有纹饰。由于凸箍一般较小,相关报道的图片或线图大多不能清晰完整地呈现凸箍上的纹饰,因而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笔者收集到数件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A型、B型剑的凸箍细部照片,大致可窥凸箍纹饰的发展。

长兴1号剑,凸箍上一面为三复线的C形纹,一面为双目纹(图二一,1、2)。长兴2号剑,两凸箍上饰兽面纹(图二一,3、4)。两箍上兽面纹相同,但方向相反,近格的箍上兽面纹朝向被刺者,近首的箍上兽面纹背向被刺者。每箍两面纹饰略有差别。长兴4号、3号剑,凸箍上各饰兽面纹(图二一,5、6)。长兴14号剑、12号剑、13号剑、9号剑^{〔2〕}、德清剑,两凸箍上的纹饰方向相反。每个凸箍饰C形纹(图二一,7、8、9、10、13),由两个C形纹(开口朝下)组成一个单元,两面共两个单元。每个单元内侧的两个C形纹弯卷末端较细,单元外侧的两个C形纹弯卷末端较粗。其整体构图与长兴2号和3号剑的凸箍纹饰构图基本一致,但图案简化,应是简化的兽面纹^{〔3〕}。长兴20号剑及镇江博物馆收藏的两剑也有类似的凸箍纹饰^{〔4〕}。长兴16

〔1〕 从A型Ⅱ式、A型Ⅲ式剑的茎部后端釜口形制分析,即使插入短柄也不牢固,因此不具实战的实用性,仅可作礼仪性使用。有学者认为此类短剑无首是早期的钺,欠妥。

〔2〕 长兴9号剑凸箍上C形纹的方向与其他剑相反,具体形态也有一定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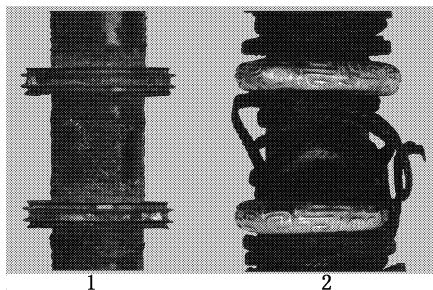
〔3〕 此C形纹与二里岗文化至西周早期盛行的兽面纹表现角部的C形纹饰相似,不过与后者两侧弯卷的粗细正相反。

〔4〕 王玲:《镇江博物馆藏吴国青铜剑及初步研究》,图十七、图二十,《东方博物》第49辑,2013年。

号、23号、17号剑凸箍上无纹饰(图二一,11、12、14),且凸箍铸造粗疏。长兴县博物馆另有六件春秋晚期以前B型剑的凸箍上无纹饰。从这些剑的凸箍纹饰看,兽面纹或简化的兽面纹应是其主流。总体上凸箍纹饰甚至凸箍本身都有简化或退化的趋势。

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的B型剑凸箍上绝大多数无纹饰,少数有纹饰的一般为凹弦纹、细密夔纹两类^[1],与春秋晚期以前差异较大。有铭的王、侯剑上常见此类纹饰,凸箍有凹弦纹的有两件吴王光剑^[2]、两件吴王夫差剑^[3](图二二,1)、越王者旨於赐剑^[4]等。凸箍有细密夔纹的有三件越王者旨於赐剑^[5](图二二,2)、越王丌北古剑^[6]、两件越王州句剑^[7]、曾侯昞剑^[8]、徐王义楚元子剑^[9]。其他凸箍上有这两类纹饰的剑,一般格、首上也有精细的纹饰,显示出较高的规格,如荆门左冢楚墓M1N:28剑^[10]、长沙沙湖桥A·M35剑^[11]、江陵雨台山楚墓M475:1剑^[12]、河南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墓I式剑^[13]、山东新泰周家庄M2:24剑^[14]等。因此我们认为凸箍上有凹弦纹、细密夔纹这两类纹饰的剑规格较高。箍上有无纹饰可以成为判断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铜剑规格的重要标志。

B型剑凸箍形制在春秋晚期以后有较大变化,凸箍一般较春秋晚期以前高凸而扁薄,这可



图二二 剑茎凸箍纹饰

1. 吴王夫差剑(苏州博物馆藏) 2. 越王者旨於赐剑(浙江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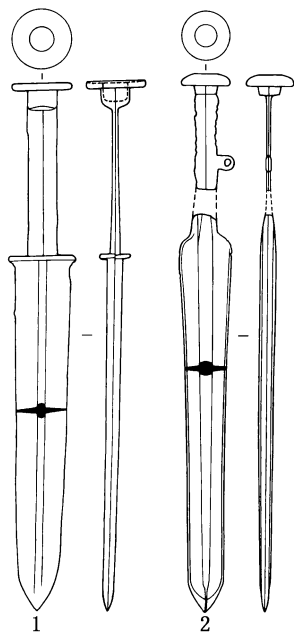
- [1] 凹弦纹或称凸弦纹,下凹部位一般嵌有绿松石类饰物。细密夔纹或称勾连云纹,其纹饰线条细密而曲折较难准确辨认具体纹饰种类,故暂称细密夔纹,有的嵌绿松石类饰物。目前凸箍上的凹弦纹见于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细密夔纹在春秋中期已出现,如安徽郎溪土墩墓M4出土铜剑。
- [2] 马道阔:《安徽庐江发现吴王光剑》,《文物》1986年第2期;戴遵德:《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 [3] 胡新立:《山东邹县发现一件吴王夫差剑》,《文物》1993年第8期;济宁市文物局编:《济宁文物珍品》,81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苏州博物馆:《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兵器》,61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 [4] 江陵县文物局:《江陵官坪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9年第3期。
- [5] 梁晓艳:《越王者旨於赐剑》,《东方博物》第32辑,2009年;苏州博物馆:《吴钩重辉:苏州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兵器》,73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寿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璀璨寿春——寿县文化遗产精粹》,33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美术出版社,2012年。
- [6] 黄光新:《安庆王家山战国墓出土越王丌北古剑等器物》,《文物》2000年第8期。
- [7] 南京博物院:《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69-72页,南京出版社,2003年;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子陵岗古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4期。
- [8] 曹锦炎:《曾侯昞剑小考》,《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此剑为薄格剑,但有凸箍。
- [9] 沈湘芳:《襄阳出土徐王义楚元子剑》,《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 [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襄荆高速公路考古队:《荆门左冢楚墓》,彩版一八,文物出版社,2006年。
- [11] 李正光、彭青野:《长沙沙湖桥一带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 [12]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7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 [13] 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县文化局:《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和二号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 [1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泰市博物馆:《山东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4期。

能与其帮助固定缠缚的实用性有关。凸箍的这一特征也可成为判断铜剑大致年代的重要标志。

(三)对玉皇庙文化的影响

玉皇庙文化是冀北地区一支重要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其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富有特色,其中一型短剑的剑首为“横向凹筒状剑首”,扁茎,剑格为“菱形台式剑格”,剑身起脊〔1〕(图二三,1)。“横向凹筒状剑首”类似吴越系 C 型剑的环形首,“菱形台式剑格”类似吴越系 C 型剑的典型薄格。与吴越系 C 型剑各式比较,其茎部似 C 型 II 式、C 型 III 式,格、首更近于 C 型 III 式。总体上与春秋中期的吴越系 C 型剑(C 型 II 式、C 型 III 式)较为相似。另有一型无格短剑的剑首也是“横向凹筒状剑首”〔2〕(图二三,2)。玉皇庙文化的这类短剑应是受到吴越系 C 型剑的影响。据分析,春秋中期吴越系 C 型剑的首、格有其明确的演变轨迹,而玉皇庙文化同类剑的剑首、剑格不见明确的发展渊源。玉皇庙文化的年代,学术界认识并不一致〔3〕,一般认为其上限在春秋中期〔4〕。而玉皇庙文化类似吴越系 C 型剑的短剑的年代,朱凤瀚将其定为春秋中期和春秋中期偏晚〔5〕。洪猛认为这两型短剑所属墓葬最早“主要为春秋晚期早段,上限或至春秋中晚期之际”〔6〕。这样看来,吴越系 C 型剑影响玉皇庙文化同类短剑,在年代上没有问题。

关于吴越系 C 型铜剑对玉皇庙文化青铜短剑的影响,学者少有论及,仅提到山戎文化(即玉皇庙文化)青铜短剑(指类似吴越系 C 型剑的型式)吸收了燕和中原铜剑的因素,而且是通过掳掠、馈赠、交换等手段获得,属原物易主使用,不存在仿制或重新加工处理问题〔7〕。查有“横向凹筒状剑首”和“菱形台式剑格”的玉皇庙文化短剑,其长度均在 30 厘米以下,与玉皇庙文化其他各型式短剑大致相当,而已发现的春秋中期吴越系 C 型剑(C 型 II 式、C 型 III 式)的长



图二三 玉皇庙文化短剑

1. 玉皇庙墓地 YYM148: 2 剑
2. 玉皇庙墓地 YYM32: 2 剑

〔1〕 此型短剑即《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中的 II 型 II 式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920—924 页,文物出版社,2007 年)。学者将其划分为玉皇庙墓地短剑的 E 型(滕铭予、张亮:《玉皇庙墓地出土的直刃匕首式短剑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 13 辑,2013 年)。

〔2〕 此型短剑即《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中的 II 型 I 式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920 页,文物出版社,2007 年)。学者将其划分为玉皇庙墓地短剑的 E 型(滕铭予、张亮:《玉皇庙墓地出土的直刃匕首式短剑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 13 辑,2013 年)。此型短剑的“横向凹筒状剑首”的首面与吴越系 C 型剑的环形首有一定区别。

〔3〕 洪猛:《玉皇庙文化初步研究》,11—14 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4〕 杨建华:《再论玉皇庙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 2 辑,2003 年;滕铭予、张亮:《玉皇庙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2011 年第 4 期;洪猛:《玉皇庙文化初步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5〕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212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6〕 洪猛:《玉皇庙文化初步研究》,29—60 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7〕 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 年第 1 期。

度一般都在 30 厘米以上,春秋中期以后的吴越系 C 型剑更是大多在 40 厘米以上。因此可以认定,玉皇庙文化短剑是吸收借鉴了春秋中期吴越系 C 型剑而铸造的具有自身特点(主要指长度)的一型短剑。此型短剑形制几无变化,最晚在辽宁凌源五道河子战国中晚期墓中还出土四件〔1〕。而吴越系 C 型剑在春秋晚期和战国一般为圆空茎或圆茎半空,长度明显更长,与玉皇庙文化的类似短剑区别明显。值得一提的是,五道河子战国墓还出土两件一字形薄格剑,圆茎半空,缺首,残长分别为 45、42 厘米,其形制正是典型的吴越系 C 型剑。显然,五道河子战国墓中出土的这两型铜剑代表了两种文化因素,即玉皇庙文化因素和燕、中原文化因素。

(四)其他问题

1. 剑的长度 从商末至战国时期,吴越系铜剑长度不断增加,但并不是年代越后就一定越长。战国时期相当部分吴越系铜剑长达 60 厘米以上,有的达 70 厘米以上,但同时 30—40 厘米长的仍占一定比例〔2〕。春秋晚期以前,吴越系 A 型、B 型、C 型铜剑在同一时段的长度大致相当。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吴越系 B 型剑的长度总体上要长于 C 型剑;B 型剑的长度以 45—65 厘米最为常见,C 型剑的长度以 40—55 厘米最为常见。40 厘米以下的,C 型剑要明显多于 B 型剑;65 厘米以上的,B 型剑明显多于 C 型剑。另外,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吴越系 B 型剑的厚格总体上较春秋晚期以前的厚格相对较薄〔3〕。这可能与春秋中期以后大多数剑皆为素面,对格的装饰空间要求减弱有关。

2. 合金成分变化 据学者研究,一般西周时期青铜剑的含锡量相对较低,因而硬度较低,韧性相对较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实战的需要,铜剑合金中锡的比例增加,提高了硬度,而韧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长兴 1 号、2 号、30 号、32 号剑,各有不同程度的弯折或断裂(图二四),各剑的弯折或断裂形态,反映了不同时期吴越系铜剑合金成分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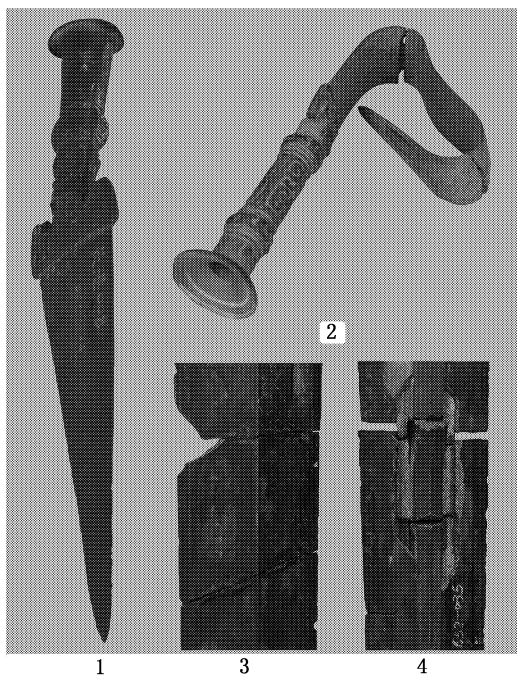
早期铜剑长兴 1 号、2 号剑,韧性明显较好,能经受较大幅度的弯折,特别是长兴 2 号剑,其断裂前弯折幅度之大令人惊叹。这说明两剑含锡量相对较低。而晚期铜剑如长兴 30 号剑的几处断裂基本皆可紧密拼合,韧性明显较差,含锡量应相对较高。吴越系铜剑中的复合剑是兼顾硬度和韧性的完美典范,长兴 32 号剑的断裂形态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复合剑不同合金成分两部分的韧性差别。该剑曾受到强烈的外力作用而致多处断裂〔4〕,其中脊一段约 3 厘米完全断裂(应是受力最集中的部位),呈弯折状态,断口不平整;另有三处中脊两侧有裂缝,而中脊无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第 2 期。目前多数学者未将凌源五道河子战国墓归入玉皇庙文化之列。

〔2〕 例如湖北江陵九店东周楚墓,完整器中有四件 33—40 厘米的 A 型剑(即吴越系 C 型剑)、六件 35—40 厘米的 B 型剑(即吴越系 B 型剑)出土于战国中晚期楚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 年)。

〔3〕 已有学者注意到后期吴越系 B 型剑的剑格要薄于早期剑,并将其单独划为一型。参见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东方博物》第 25 辑,2007 年。

〔4〕 长兴 32 号剑于 1972 年出土于浙江长兴夹浦乡附近的太湖水域。该剑多处断裂而又大部分保存下来,应是当时村民将剑卖给废品收购站时,因长剑携带不变,折断而后出卖所致。



图二四 吴越系铜剑断裂或弯折形态

1. 长兴 1 号剑 2. 长兴 2 号剑 3. 长兴 30 号剑
4. 长兴 32 号剑

损。

3. 平脊及窄长条状脊 上文所列二十五件 B 型Ⅷ式共中平脊剑有十一件,五件 A 型Ⅷ式剑中有四件平脊剑。这一统计显示,约在春秋中期偏晚前后,吴越系平脊剑曾流行一时,平脊剑在当时占了较大比例。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吴越系平脊剑虽总体上比例小、数量少,但分布的地域扩大,各地时有零星发现,扁茎剑(非吴越系铜剑)中也出现了平脊剑。可见,平脊这一特点鲜明的脊部形态在铜剑发展历史上曾有一定影响。

平脊的渊源何在?据目前的发现,春秋晚期以前的扁茎剑(非吴越系铜剑)不见平脊〔1〕。春秋晚期以前的北方系短剑中也基本不见平脊〔2〕。从吴越系铜剑看,相对最接近平脊特征的是吴越系 A 型剑的条带状凸脊。最早的平脊出现在 C 型Ⅱ式(春秋中期偏早)和 B 型Ⅶ式(春秋中期偏早)。而 C 型剑是由 A 型剑演变而来,C 型Ⅰ式

剑就有退化的条带状凸脊。如果说平脊是由退化的条带状凸脊演变而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这二者的形制特征还是有一定差别,是否存在演变关系目前还难下定论。平脊的渊源有待进一步探索。

春秋中晚期的吴越系 C 型剑中还可见一种独特的窄长条状脊,其形态一般是略凸起的中脊上有三条棱线,中间的棱线稍高,形制有别于常见的棱脊(中脊仅一条棱线)、柱脊或平脊。窄长条状脊最早见于 C 型Ⅱ式,如海阳嘴子前 M1:84 剑,C 型Ⅲ式较多见,如灌云剑 1、灌云剑 2、沂水剑、长兴 25 号剑、黄季佗父墓剑。C 型Ⅳ式剑春秋晚期尚可见到,如吴太子诸樊剑、

〔1〕 江苏仪征破山口出土有一件人面纹扁茎铜短剑(邹厚本:《宁镇区出土周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认识》,图一〇,《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肖梦龙在《吴国青铜兵器研究》中将其划入平脊的 B 型剑,所附线图也是平脊。但邹文中此剑的线图未见平脊的特征。最近出版的扬州市文物局所编的《韞玉凝晖——扬州地区博物馆藏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5年)中有此剑的清晰彩照,明确描述“脊稍有隆起”,则此剑不属平脊剑。其他类似的人面纹扁茎铜短剑也无平脊(参见陈亮:《先秦人面纹扁茎短剑试论》,《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

〔2〕 春秋晚期以前北方地区青铜短剑出土较多,其脊部一般为棱脊或圆柱脊。仅有两件平脊剑,一为翁牛特旗大泡子墓所出的Ⅰ式剑(贾鸿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文物》1984年第2期),二为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 75ZJ:7 剑(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395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两剑皆属夏家店上层文化。翁牛特旗大泡子墓Ⅰ式剑为釜柄式短剑,同型短剑一般为圆柱脊。我们认为该剑的微凸平脊应是圆柱脊的一种偶然变形。小黑石沟 75ZJ:7 剑的凸出的平脊布满纹饰,这在北方地区的青铜短剑中极少见到。而类似的特征却是西周时期吴越系 A 型剑的典型特征(即条带状凸脊上布满纹饰),因此我们认为小黑石沟 75ZJ:7 剑的这一特征不排除是受到南方吴越系 A 型剑的影响。

钟离君柏墓 M1 : 49 剑、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剑,到战国时期基本不见。B 型剑中基本不见窄长条状脊。此类脊似 A 型剑的已退化条带状凸脊经横向压缩、纵向伸长而成,如此说成立,则窄长条状脊是 C 型剑所遗留的又一 A 型剑残痕。

四 结 语

本文全面收集了吴越系铜剑资料,将吴越系铜剑分为 A、B、C 三型,按其发展演变分若干式,基本建立了吴越系铜剑的发展演变序列,并以科学发掘出土铜剑年代为支点,推定各式的年代。根据本文的研究,约在春秋中期,吴越系铜剑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到战国时期成为最为流行的剑型之一。本研究证实了“东周式铜剑”中厚格有箍有首剑和薄格空茎有首剑源于吴越地区这一观点,进一步提出吴越系 C 型剑是由 A 型剑演变而来,春秋晚期以前的吴越系铜剑侧重于礼仪性,玉皇庙文化短剑受到春秋中期吴越系 C 型剑影响等观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吴越系铜剑绝对年代,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前年代的推定,是建立在对瓯海杨府山土墩墓和瑞安岱石山 M5 年代认定的基础上。吴越地区土墩墓或青铜器的断代,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所选定的这两个年代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这意味着吴越系铜剑的绝对年代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另外,本文对屯溪土墩墓群出土的五件铜剑特别是 M3 所出的两剑作了详细分析,推定屯溪 M3 两剑、M8 剑、M4 剑、M7 剑的年代分别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偏早、春秋中期偏晚。这是从类型学角度得出的认识。

附记:本文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海阳市博物馆张真、高京平,沂水县博物馆尹纪亮,灌云县博物馆陈龙山,苏州博物馆程义,南京博物院谷建祥、陈刚,镇江博物馆王玲,铜陵市博物馆刘宝林,郎溪县博物馆吴云,繁昌县博物馆汪发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元甫,湖州市博物馆潘林荣,绍兴柯桥区博物馆周燕儿,嵊州市文管处尹志红,海宁市博物馆姚飞悦,台州路桥区博物馆陈虹,海盐县博物馆江龙昌等先生友人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提出了修改意见,特此一并致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BRONZE SWORDS OF THE WU-YUE SYSTEM

by

Mao Bo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gathered and trimmed the data of the bronze swords of the Wu-Yue System available to date, and classified these bronze swords into three types, which are Type A, the swords with a pair of flange ears on the hilt, Type B, the swords with thick hand guard and Type C, the swords with thin hand guard. Moreover, by their evolution rules, the swords of these three types were again divided into eight, nine and four subtypes, respectively, and a rather complete developing and evolving sequence of the bronze swords of the Wu-Yu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then, using some scientifically unearthed bronze swords with reliable dates as milestones, the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of this evolving sequence was established. The swords of Types A and B might emerg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simultaneously. Since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Type A declined. Roughly during the early Spring-and-Autumn Period, the earliest form of Type C derived from Type A, and the earliest bronze swords of Type C all somehow bore the features of that of Type A. Around the later stage of the lat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Type A vanished. However, Type B developed blooming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Down to the lat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the two mainstreams of the bronze swords of the later stage of the Wu-Yue System — Types B and C — finally maturely formed. The form of the bronze swords of Type B was generally thick hand guard, two curbing rings on the hilt and trumpet-shaped pommel, and that of the bronze swords of Type C was generally thin hand guard, hollow or half-hollow cylindrical hilt and ring-shaped pommel. Around the mid Spring-and-Autumn Period, the swords of the Wu-Yue System began to diffuse to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and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orms of the bronze swords in the Warring-States Period. At the end,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early forms of the bronze swords of the Wu-Yue System, the decors and types of the curbing rings on the hilt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bronze swords of Yuhuangmiao Culture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责任编辑：黄益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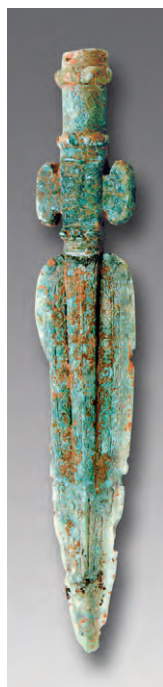
1. 古越阁藏剑



2. 杨府山剑
(M1 : 21)



3. 杨府山剑
(M1 : 22)



4. 小人尖剑



5. 长兴4号剑



6. 丹阳石白湖剑



7. 长兴3号剑



8. 金坛拣选剑



9. 长兴5号剑



10. 长兴7号剑



11. 吴县消夏湾剑



12. 溧水柘塘剑

吴越系铜剑

图版贰



1. 海阳郭城镇剑



2. 神河头剑
(K12 : 1)



3. 余杭径山剑



4. 湖州市博物馆
馆藏剑



5. 长兴1号剑



6. 余杭瓶窑剑



7. 绍兴漓渚剑



8. 长兴2号剑



9. 长兴14号剑



10. 长兴22号剑



11. 长兴13号剑



12. 德清剑

吴越系铜剑



1. 郎溪剑(M4)



2. 嵊州三聚潭剑



3. 丽水剑



4. 吴江菀坪剑



5. 苏州洞庭剑



6. 长兴17号剑



7. 长兴9号剑



8. 句容赤山湖剑



9. 淹城剑



10. 吴王夫差剑



11. 越王州句剑



12. 少虞剑

图版肆



1. 长兴6号剑



2. 海阳嘴子前剑
(M1 : 84)



3. 长兴8号剑



4. 沂水剑



5. 六安剑



6. 长兴25号剑



7. 湖州埭溪剑



8. 镇江博物馆
藏剑



9. 诸樊剑



10. 锺离君柏剑
(M1 : 49)



11. 马鞍山五担
岗剑



12. 吴王余昧剑

吴越系铜剑